

肺脈經絡先後病脈第一

癰濕暘病脈症第二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第三

瘡病脈症第四

中風歷節病脈症第五

血痺虛勞證治第六

肺痿咳嗽上氣脈症第七



金匱  
淺註  
卷三

閩長

金

畧

脩園著

匱

淺

要

註

翻刻必究



叙言

余奉諱里居每嬰疴疾偶檢方書茫無涯  
涘因漢前賢如坡公沈存中輩皆明於醫  
理用以濟世利物其不効者特格物未至  
耳吳航一陳脩園先生精岐黃術以名孝  
廉宰畿輔晚歸里中與先大夫結真率

會余嘗捩杖侍坐聆其談醫洞然有見垣  
一方之眼竊謂近世業醫者無能出其右  
也今先生捐館數年矣令嗣靈石傳  
其業世咸推重焉先生生前所刊醫書  
若干種已傳海內今復讀其金匱要略淺  
注一十卷明顯通達如砥諸掌雖王叔和

之闡內經不是過也 靈石又遵庭訓為

金匱歌括六卷取韻語之便於記誦附以

行世猶 先生志也昔范文正公有言不

為良相則為良醫 先生在官在鄉用其

術活人歲以千百計况著書以闡前人之

旨為業醫者之鈔規其功豈淺鮮哉 靈

石以序見委余固不知醫然竊願為醫者  
講明其理庶有以濟世利物而勿誤人於  
生死之交也是為序

道光十年歲次庚寅仲春望後愚姪林則

徐拜撰





金匱要畧卷九

金匱爲仲景治雜病之書其深文奧義與傷寒論同近醫崇其名而亡其實能發明之者絕少然聖人之道千古常昭自唐宋以來醫書汗牛充棟庸庸者勿論其中有可觀者不下十餘家雖不可謂得仲景之真傳而間有善悟暗合者亦有千慮一得者散之各書難以參考今取各書之菁華約爲小註卽於金匱本文中另以小字條貫之凡本文中所有之義既無漏而弗詳本文所無之義不敢妄添蛇足又於各節之虛字尋繹其微尋之旨而暢遂言之所謂讀於無字處也

予所刻各種原以補前人所未備非務博也亦非有意而求新

也。而海內諸君子許可者雖多。而畏其難而思阻者亦復不少。惟傷寒論淺註與此書字字皆前賢所已言。語語爲中人所共曉。蓋二書本深深而深之。自反晦矣。故於淺之一字加之意焉。一金匱要畧。趙以德胡引年程雲來沈目南喻嘉言徐忠可魏念庭尤在涇輩所著之書盛行於海內。凡業醫者無有不備。余卽於書中取其能發揮本文之旨者重訂而收錄之。以爲迎櫟之導。至於囿於氣習處惑於異說處。逞其臆見處。前後不相貫通處。不得不爲之改正。然改正處以素問靈樞爲主。以難經爲輔。以千金外臺等書而推廣之。以各家諸刻而互參之。必求其與仲師本章本節上下節有闡發無滯碍者。然後註之。是則予之

苦心也夫

余註是書將半二兒元犀到直余命其仿傷寒論各事歌括體

例韻註續成六卷余重加改正歌解頗明記誦頗便命錄姑附

於卷後

金匱要畧自第一篇至第二十二篇皆仲景原本二十三篇以

後前賢謂爲宋人所續註家多刪之余向着金匱讀四卷亦刪

之嚴朱紫之辨也茲刻仍宋本之舊錄其本文不加註解而分

別之

原文有附方云出千金外臺諸書似屬後人贅入然方引藥味

頗亦不凡或原爲仲景所制因述彼習用之書名今悉如徐鎔

傳本附列，但亦不加註解，以分別之。



金匱要畧讀法

一金匱要畧仲景治雜病之書也。與傷寒論相表裏。然學者必先讀傷寒論。再讀此書。方能理會。蓋病變無常。不出六經之外。傷寒論之六經。乃百病之六經。非傷寒所獨也。金匱以傷寒論既有明文。不復再贅。讀者當隨證按定六經。爲大主腦。而後認證處方。纔得其真諦。一論中言脈。每以寸口與趺陽少陰並舉。又自序云。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等語。是遍求法。所謂撰用素問九卷是也。然論中言脈。不與趺陽少陰並舉者。尤多是獨取寸口法。所謂撰用八十一難是也。然仲景一部書。全是活潑潑天機。九寸口與趺陽少陰對舉者。其寸口是統寸關尺而言。

也與關尺並舉者是。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也。然心營肺衛應於兩寸。即以論中所言之寸口。俱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未始不可也。且足太谿穴屬腎。足趺陽穴屬胃。仲景用少陰趺陽診之於關部。不拘拘於穴道上取診。亦未始不可也。然而仲景不言關尺。止言少陰趺陽何也。蓋兩寸主乎上焦。營衛之所司。不能偏輕偏重。故可以槩言寸口也。兩關主乎中焦。而脾胃之所司。左統於右。若剔出右關二字。執着又不該括。不如止言趺陽之爲德也。兩尺主乎下焦。兩腎之所司。右統於左。若剔出左尺二字。執着又不該括。不如止言少陰之爲得也。至於人迎穴結喉。爲足陽明之動脈。診於右關。更不待言矣。而且序文之出三部二字。醒出論中大眼。

跌陽字眼猶  
云腎氣胃  
氣在陰診之  
于尺部

目學者遵古而不泥於古然後可以讀活濼濼之仲景書。一金  
匿所載之證人以爲不全而不知其無微弗到何也。人人所共知  
者不必言也。所言者大抵皆以訛傳訛之證。中工所能治者不必  
論也。所論者無一非起死回生之術。書之所以名爲要者蓋以握  
要之韜畧在此也。謂爲不全將何異乎坐井觀之也。一讀金匱  
書讀其正面必須想到反面以及對面旁面尋其來頭爲上面究  
其歸根爲底面一字一句不使順口念去。一回讀方得個一番新  
見鮮。愈讀愈妙。讀周易及熟於宋儒說理各書者更易發明。余治  
舉子業凡遇理致題得邀逾分許可者半由得力於此。一風寒  
暑濕燥火六氣爲病金匱惟以風寒括之者蓋風本陽邪寒本陰

病總不離陰陽二氣。故舉此二邪爲主。而觸類引而伸之。而推究其表裏陰陽虛實標本常變之道。如羅經既定子午。而凡各向之正鍼。兼鍼。一目了然。一金匱合數證爲一篇。當知其妙。如瘧濕。渴合爲一篇者。皆爲太陽病。百合狐惑陰陽毒合爲一篇者。皆爲奇恒病。中風與歷節合爲一篇者。皆言風邪之變病。血痺虛勞合爲一篇者。皆言氣血之虛病。惟欬嗽證。一與肺痿肺癰上氣合篇。多係燥火之病。皆與痰飲合篇。多係寒飲之病。二欬流同。而源則異。寒疝與腹滿宿食合爲一篇。皆爲腹中之病。狐疝與跌蹶動腫。轉筋虺蟲合爲一篇。皆爲有形之病。二疝名同。而實則異。其間無所因襲。而自爲一類者。不過瘧癘等症而已。凡合篇各症。其症可

異。



可以互參其方亦或可以互用須知以六經鈴百病為不易之定

法以此病例彼病為啓悟之捷法 一標本之說唐宋後醫書多

混用此字眼今則更甚大抵以五臟為本六腑為標以臟腑病為

本六氣病為標以溫方補方為治本之法以汗吐下瀉等方為治

標之法此說一行而醫道晦矣須知標本中氣說本內經云少

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

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

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

言風寒熱濕燥火為本 本之下中之見也 言陰陽表裏相通互為中氣 見之下氣之標也

言三陽 又云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

陰為標

從標本從乎中也其說詳於傷寒論淺註首卷學者當以內爲經  
體以仲景書爲用如流俗所言標本切不可附和其說而爲有識  
者笑

金匱要畧淺註

目錄

第一卷

臟腑經絡先後病脉第一

痙濕暍病脉證第二

第二卷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脉證第三

瘧病脉證第四

中風歷節病脉證第五

第三卷

血痺虛勞證治第六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脉證第七

第四卷

奔豚氣病證治第八

胸痺心痛短氣脉證第九

腹滿寒疝宿食脉證第十

五臟風寒積聚脉證第十一

第五卷

痰飲欬嗽脉證第十二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證第十三



第六卷

水氣脉證第十四

第七卷

黃痺證治第十五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脉證第十六

第八卷

嘔吐噦下利脉證第十七

瘡癰腸癰浸淫脉證第十八

跌蹶手指臂腫轉筋痲痺虵蟲脉證第十九

第九卷

婦人妊娠脉證第二十

婦人產後脉證第二十一

婦人雜病脉證第二十二

附婦人陰挺論

第十卷

雜病方第二十三

禽獸蟲魚禁忌第二十四

果實菜穀禁忌第二十五

金匱要略淺訂

漢張仲景原文

長樂陳念祖修園集註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病不外邪正虛實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是邪正統於虛實中也。夫上治未病者見肝邪之為病知已病肝必傳未病脾當先實脾吞工治未病者見肝邪之為病知已病肝必傳未病脾當先實脾吞

之三月夏之六月秋。四季脾主不受邪即勿補之。所以然者臟病之九月冬之十二月。四季脾主不受邪即勿補之。惟虛者受之而實則不受臟邪惟實則中工不曉邪實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先實能傳而虛則不傳也。夫肝虛之病補其本臟用酸酸生肝未病脾惟治其不失也。夫肝虛之病補其本臟用酸酸生肝之脾脾惟治其不失也。夫肝虛之病補其本臟用酸酸生肝

男元屏靈石 全校字



遂其曲直之性也。補助其陽。用焦熱之藥，使心旺而氣感。苦用苦之，猶恐不及，則用助必於肝也。助其陰，必以苦寒之藥，養心液之不足。洩君火之有餘，則益用甘味之藥調之。蓋稼穡

木得其養矣。助之猶恐不足，則用益。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三句

用培土升木之法，其法悉備於烏。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三句

梅丸之中也。若中工不解，誤以何處。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

求之。已下十二句，是述中工之誤，以為補。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

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

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以此為治肝補脾之要妙也。然則上肝虛

之病，則用此。酸甘焦苦之藥，按法皆治實病，則不在之例。可用之經

曰：無虛虛，無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準此也。實者防

其傳，先治其大病之臟，虛者補其虛，求本臟之體用，遵經旨而治之，則得矣。此論五行之理，以次而傳，別中上二工之治學，者當審其虛實。

而分其治法焉。

按肝陰臟論標本挾心包之火論表裏含少陽之氣故惡燥而復喜煖治之之法補用酸者肝屬木木生酸酸生肝補本臟之體順曲直之性也助用焦苦者焦藥性溫入心俾心氣旺而感於肝也如木得陽春之氣則欣欣向榮矣過煖則爲熱如盛夏溽暑薰蒸枝垂葉萎故必佐以苦寒之藥入心以清其火養液以維其陽陰長陽潛木得遂其條達之性矣肝苦急與甘味以緩之爲調肝補土之義也以下脾能傷腎十二句是述中工誤認尅制之說以爲治肝補脾之要妙故復申之曰肝虛則用此法此字指調補助益而言又曰實則不在用之言實者當防其



傳不在補虛之例。此仲師虛實並舉之旨。以明正治之法也。又引經而證之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漢文與註家往往多誤。

男元屏按。肝與膽同居體陰。而用陽藉膽火以為用。故內經不從標本而從中見。金匱助用焦苦者。焦苦俱入心。而亦主火為用。其義一也。實者降其火。用其用。虛者補其火。助其用。別其用之不同也。知肝傳脾者。肝屬厥陰。巽木脾屬太陰。坤土。以陰傳陰。侮其所勝之義也。本節先君小註中。突出烏梅圓一句。取厥陰全體之治。於羣書無字中會出。是文家化境也。按厥陰篇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餓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以

及便血吐膿煩嘔厥熱等症立烏梅圓一方降逆止利順接陰陽法破陰行陽爲何轉法借以調肝實脾以明體用之妙也夫以體用言之方用烏梅酸平入肝納氣補其體當歸苦溫入肝養血而通經俾氣血調而木得遂矣人參甘寒益脾中之陰乾薑苦溫補脾中之陽合陰陽和則脾健而邪不能侵矣黃連黃蘗苦寒入心降火降炎上之火以溫下寒此爲用其用也蜀椒桂枝焦辛入心補陽氣散寒水令心君旺而下交於腎此爲助其用也妙在細辛之辛香交通上下領諸藥環轉周身調氣血絡脈以運其樞附子入腎鎮浮陽煖水臟以固其根味備酸甘焦苦性兼調補助土統厥陰體用而併治之則土木無忤矣中

工不曉此理以補土制水縱火刑金則是治一臟而殃及四臟

惡在肝虛之治法哉

夫人稟五常

日在二氣之中而實

因風氣而生長

風即氣氣即風所謂人在風中而不見風是也

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臟得和風則

元真通暢

其呼吸出入間徐疾有度上下得宜

人即安和否則一失其和則為

客氣邪風中人

多死

然風有輕重病有淺深

雖于股疾難計

總不越三條一者中虛

經絡受邪入

臟腑為內所因也

二者中實人臟腑不受惟外體

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

通為外皮膚所中也

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

非由中實感召其邪是為不內

也外因以此詳之病由

以此三條而

都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汗經

絡適中經絡未流轉臟腑

即解之法

醫治之

則內因之四肢纒

# 皮膚

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則外因之病可解也更能無

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此不內外之因可免也服食節其冷熱苦

酸辛甘各適其宜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一身之

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合合虛虛臟腑內外并然不紊之文理也

此以風氣二字提出全書之大主腦也上節論肝病按虛實體

用之治法為開宗第一義可知獨重者在此此節即暢發之風

氣二字宜審講切不可泥舊註以八風六氣板之也六氣之害

人在風尤為親切但五氣有損無益風則生長因之內經云風

生木木生肝又云神在天為風又云大氣舉之佛經以風輪主

持大地人得風氣以生日在風中而不見風鼻息出入頃刻離

風即死。可知人之所以生者風也。推而言之。水無風則無以遂其條達之情。火無風則無以遂其炎上之性。金無風則無以成其堅勁之體。木無風則潮不上。土無風則植不蕃。書中切切以風為訓意者。和風一布到處皆春矣。所患者風失其和。即為客氣邪風。所以特立三因救治之法。攷後賢陳無擇三因方。以六淫邪氣所觸病從外來者為外因。五臟情志所感病從內生者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氣邪風為主。故不以外感內傷為內外。而以經絡臟腑為內外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者明堂也。明堂鼻光澤則無病。若鼻



頭色青為木驚 腹中痛又若冷者 陽主死 鼻頭色微黑為脾負

勝之 有水氣 色黃者脾病而生飲為 胸上有寒 色白者經云白為寒又云

寒即 亡血也 設見微赤而非 夏月火令而見時者死再驗之於目

竅而實五臟 其目視正圓不者 瘕屬陰絕 不治 又目色青為血凝

不流 痛 目色黑為勞勞則傷 色赤為風風為陽 色黃者便難脾病

故主 運也 色鮮明者有留飲經云水病人目下有

此言醫家之望法也 通面周身俱有色可察 仲景獨取之鼻與

目者示以簡要也

師曰問聲之法內經言之甚詳然握其 病人常語聲寂寂然少陰

之象也 喜驚呼者厥陰肝木任志為驚在 骨節間病此聞聲而知

粹則 聲為呼 病在肝腎為

也。聲雖有五臟之分。而皆振響於肺。語聲喑喑然不徹者。為心膈

問病。內經謂中盛臟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語聲啾啾然細

而仍長者。為頭中病。此聞聲而知其為上焦病也。

此言醫家聞法也。大要在此。學者由此一隅而三反可矣。

師曰。聞聲辨及呼吸微矣。然合呼吸而辨之。不如分辨其呼之若

而不與吸並。息出不順。搖肩者。為心膈中邪氣。堅息。引胸中上

氣者。降而作。欬息。出時有痰沫阻滯。張口短氣者。為肺痿吐沫

此節合下節言聞法之最細者。先於呼吸出入之氣。而辨其病

之在上在下。為實為虛也。徐忠可曰。此節三者全於呼而認其

病之在心肺也。然竟不言呼。而曰息者。蓋出氣雖大。中無小。豈

不能大呼。故揭出搖肩息引張口六字。而病之在呼者。宛然

不得但言呼也。

師曰。再言其吸。吸氣不得。而輕微急。數審其腹滿便鞭。明之於中。若病人。吸下行。其吸氣止到中焦而即返。

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氣通。則愈。若中焦實。虛者。無以泄其

實。而機鍼息。竟下之。則益不治。且可由中焦在上焦者。心陽以伐其根。而生氣亡。法為推之上下。虛不能下交。

於陰。心肺其吸促。虛在下焦者。肝腎之陰不能上交。其吸遠收攝道近。故其吸促。於陽。肝腎道遠。故其吸遠。收攝

元氣之主。促與此。雖與中焦實。而元氣虛之。不皆為難治。呼吸間遠皆元氣虧也。此治者有阻。而究虛在真元。皆為難治。呼吸間

周身筋脈勤搖振振者。則為形氣不能相保。不治。四時皆

上節言息。息兼呼吸而言。偏重在呼也。此節不言呼。而專言吸。

又於吸中而分上中下虛實之辨。徐忠可謂為聞法之最細。信

哉。

師曰

兩手寸關尺

寸口脈動者

弦洪毛石

因其

合於春夏秋

王時

而動

其色亦

假令肝王

於春其脈

色

當青

推之四時各隨其色

所謂

弦

而色青夏脈洪而色赤秋脈毛而色白

冬

脈石而色黑四季脈緩而色黃是也若肝春其色當青而反色

白

脈當弦而

其時色脈皆當病

此言醫道貴因時而察其脈色也脈色應時為無病若色反時

病也脈反時亦病也色反脈脈反色亦病也推而言之症與

相合者順相生者吉相反者治之無不費力也

問曰有時

未至而氣至有時至而氣

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

過何謂也師曰

十一月冬至之後

值甲子日夜半為少陽所起至於

中甫少陽方起而之時少陽始生天得溫和此天氣之以未

得甲子而天氣因先溫和此為時未至而先氣至也以已得甲子而

天氣未溫和為時至而氣不至也以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

為已至而應去不去也以已得甲子而天溫和如盛夏五六月時此

為已至而至太過也由此推之冬至後值甲子日起少陽六十日

六十日厥陰王各六十日六六三十三而歲功成火在氣交之中

有因時而順應者有反時而衰旺者有即因非時異氣而致病者

醫者可不不一而知其由來乎

此一節論天氣而不及醫然隨時制宜之道在其中也。口尤在

淫云上之至謂時至下之至謂氣至蓋時有常數而不移氣無定刻而或遷也冬至之後甲子謂冬至後六十日也蓋古造歷



考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依此推之。則冬至後六十日。當復得甲子。而氣盈朔虛。每歲遞遷。於是至日不必皆值甲子。當以冬至後六十日。花甲一周。正爲雨水之候。爲正雨水者。冰雪解散。而爲雨水。天氣溫和之始也。云少陽起者。陽方起而出地。陽始生者。陽始盛而生物。非冬至一陽初生之謂也。竊嘗論之矣。夏至一陰生。而後有小暑大暑。冬至一陽生。而後有小寒大寒。非陰生而反熱。陽生而反寒也。天地之道。否不極則不泰。陰陽之氣。剝不極則不復。夏至六陽盡於地上。而後一陰生於地下。是陰生之時。正陽極之時也。冬至六陰盡於地上。而後一陽生於地下。是陽生之時。正陰極之時也。陽極而大執陰。

極而大寒。自然之道也。則所謂陽始生。天得溫和者。其不得與  
冬至陽生同論也。審矣。至未得甲子而天已溫。或已得甲子而  
天反未溫。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或如盛夏五六月時。則  
氣之有盈有縮。為候之或後或先。而人在氣交之中者。往往因  
之而病。惟至人為能與時消息。而無忤耳。

師曰。病人脈浮者。在

關前。以關前為陽。

其病在表。浮者在

關後。

以關後為陰。

其病在裏。

然。關後雖為裏之部位。而浮却非裏證之正脈。不過為表之裏。而非裏之裏。故其病不在腹中。少腹而為腰

痛。背強。膝

不能行。

然。形傷不去。窮必及氣。此關後脈浮。可以

必。

其短氣。而為此極也。

浮脈原主表。此於浮脈中分出表裏。欲人知浮脈之變也。推之

沉脈原主裏。亦可於沉脈中分出表裏。蓋脈原主寒。數脈原主

熱與無不可於遲數中分出寒熱也是亦望乎一隅而三反之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

陰陽偕行者順也

此爲有陽無陰故稱

厥陽

厥者逆也陰陽獨行逆而不順之謂也

此舉厥陽爲問答以見陰陽之不可偏也內經云陰平陽秘精

神乃治陰陽離決精神乃絕陰陽之道大矣哉口尤在涇云厥

陽獨行者孤陽之氣厥而上行陽失陰則越猶夫無妻則蕩也

千金方云陰脈且解血散不通正陽遂厥陰不往從此卽厥陽

獨行之旨歟

問曰

兩手寸脈乃心肺之部位不見其浮但見

沉大而且滑沉則爲實

謂血之實也

滑則

爲氣

謂氣之實也

實

與氣并兩實

相搏血氣入藏卽死人府卽愈此名爲

卒厥

以藏府分其生死

何謂也師曰

藏如實藏之藏義取深藏實邪一入而不出故

唇口青身冷

為入藏即死

府如外府之府本司出納實邪可入而可出

如身和汗自出為入府即愈

此言邪氣盛則實之生死也。尤在涇云實謂血實氣謂氣實

實氣相搏者血與氣并而俱實也。五藏者藏而不瀉血氣入之

卒不得還神去機息則唇青身冷而死。六府者傳而不藏血氣

入之。乍滿乍瀉氣還血行則身和汗出而愈。經云血之與氣并

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返則生不返則死是也。

問曰

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虛如脈大而滑實邪之強有力鬱固不能當其猛矣。今卒厥病脈不大而小不滑而瀉蓋脫去大

且滑之象因脈脫

是脫換之脫非脫散之脫但脈既脫換虛而入臟實懸殊人臟入腑言凶亦宜更易而仍守

即死大腑即愈

說之

何謂也師曰

斯說也。大旨以出陽為淺傳陰為深

非為卒一病凡

百病入臟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

來，入口者不可治。蓋以口屬陰，四肢屬陽，陰陽分屬臟腑。臟腑二字

為丁毒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

此言正氣奪則虛之生死也。○按此因卒厥而推言百病。脈脫

二字，諸家俱誤解。○李埴西云：病在外二句，槩指諸病而言。即

上百病皆然之意。入裏者死，如痺氣入腹，脚氣衝心之類。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三陽之氣主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

六者雖兼上下，却以其在軀殼之外，故謂之陽病。病在外者有營

病，衛病營衛兼病之殊，是一病而有三也。三而六之，故合為十八

病也。又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三陰之氣主欬、上氣、喘、噦、咽、膈、鳴、

脹、滿、心痛、拘急。九者雖兼臟腑，以其在軀殼之裏，故謂之陰病。病

左裏有或虛或實之異，是一病而有二也。九而二



之故合為十八病也。然三陰三陽六氣之傳變無形也。五臟六腑  
騰腑之病證有形也。臟腑受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又各有氣  
分血分氣血並受之三。五臟病各十八合。而計為九十病。人又有

六府之病，微微有十八病。合而計為一百八病。其數各井然而不  
大視藏稍微，微有十八病。合而計為一百八病。其數各井然而不

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各為五勞。大飽傷脾，大怒氣逆傷肝，強力舉重  
立傷骨，久行傷筋，各為五勞。生濕地傷腎，形寒飲冷傷肺，憂愁思

慮傷心，風雨寒暑傷形，六怒恐懼不節，傷志，各為七傷。氣極血極筋極骨  
怒恐懼不節，傷志，各為七傷。極肌極精極名為六極。婦人癯，九

痛七害五傷。三十六病，非六氣外不在其中。學者自當分別而論  
三因，其計三十六病。淫所致均不在其中也。雖然以上所言陰

陽藏府各證，皆就人身之受邪者分其名目。猶清之邪居上，重濁  
未就邪氣之分屬，而究其所以然也。太抵輕清之邪居上，重濁

之邪居下。從天得者為大邪中表，從人得者為小邪中裏。榮衄之邪，從口入  
者為宿食也。五邪中人，以類相從，各有法度。風為陽類，而中於前寒為陰類，而中

於暮濕重濁傷於下，霧輕清傷於上。再驗之風為陽邪，令脈緩而浮，寒

於暮濕重濁傷於下，霧輕清傷於上。再驗之風為陽邪，令脈緩而浮，寒

於暮濕重濁傷於下，霧輕清傷於上。再驗之風為陽邪，令脈緩而浮，寒

爲陰 令脈緊而急霧濤邪輕而傷皮膚濕邪重而流關節宿食止傷脾胃而  
 及經絡極寒之時令陽內伏傷經極熱之時令陽浮於外而暑熱  
 勝理而不固外病多傷經極熱并之汗出則絡傷病多  
 傷絡合而言之無非以類相從之理也

此一節由陰陽藏府五邪之分合異同經氣時候原委以及所  
 當然者如彼所以然者如此欲學者體認於文字之外則得矣  
 附錄千金婦人三十六病以備參考十二瘦者謂所下之物一  
 如青泥二如青血三如紫汁四如赤皮五如膿痂六如豆汁七  
 如葵羹八如凝血九如青血以水十如米汁十一如月浣十二  
 如經度不應期也九痛者一陰中痛傷二陰中淋痛三小便即  
 痛四寒冷痛五月水來腹癢六氣滿注痛七汗出陰如蟲齒痛

八脇下痛。九腰痛。七害者一害食。二害氣。三害冷。四害勞。五害房。六害娠。七害睡。五傷者一孔痛。二中寒熱痛。三小腸急。牢痛。四臟不仁。五子門不正。三因者。一水閉塞不通。二絕產。三三羸瘦不生肌肉。

又康熙字典馨字註云讀與馨同。吳醫唐立三云飪為烹調生熟之節。則馨飪句為馨香可口。過食之而停滯也。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為醫者下之續得下

利清穀不止裏證甚急而身體疼痛者表證亦不可急當先救清穀之

裏姑後其表身體疼痛若弟清便自調而身者急當救表也

此言證有表裏之殊。治有緩急之異也。傷寒論中最詳。不必多

贅

去病者有平痼疾而加以一時卒病卒者易攻痼者難拔審其先後當先治其卒

病後乃治其痼疾也

前言病有表裏之不同治者權緩急而分其先後此言病有新

舊之不同治者審難易而分其先後也

師曰五藏病各有所得者愈有得之情志相勝者如怒復肝得悲而愈悲勝怒之類有得之時曰者如

病在肝愈於夏喜得子氣制其勝我之類有得之飲食者肝色青

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脾色黃宜食酸腎色黑宜

食辛是也有得之自得其位者肝病愈於丙丁起於甲乙心病愈

於戊己起於丙丁脾病愈於庚辛起於戊己肺病愈於壬癸起於

庚辛腎病愈於甲乙惡濕腎惡燥是也而且各

隨其所不喜者為病何以謂之不喜與其各有得者相反皆是不

僅以所惡為不喜也姑即所不喜者舉一端

而言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食是藏氣為邪氣所變必發熱也  
若傷寒證渴欲飲水少與之法不在此例也

此一節言病以藏氣為本也五藏病以有所得而愈者謂得其  
所宜足以安藏氣而却病氣也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為病  
者謂失其所宜適以忤藏氣而助病邪也所得所惡所不喜者

一所字所包者廣

夫諸病在藏法宜攻下而陽明入府則不傳府猶藏治也若果實  
在腸胃雖十日不更衣無所苦謂不宜急下也而惟  
陽明少陰中有急下之證太曰急下似當  
面攻而無疑矣然攻之一法最為元妙若欲攻之當隨其所  
獨其所而攻之陽明中得其急下三證一日六七日目中不了了時  
不和一日陽明病發熱汗多者一日發汗不解腹滿  
痛者此急防其悍氣盛而陰絕也少陰中得其急下三證一日少  
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舌乾者一日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

不必瀉。口乾燥者。一曰少陰病。六七日。腹如所得者。不在可渴者。脹不大便者。此急防其火不戢。將自焚也。如攻之例。第見其。即論中所云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是也。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是也。二證均與猪苓湯。寓育陰於利水之中。則熱從小便去。餘皆倣此。

此一節言邪之在藏者宜攻而攻法之神妙者在於隨其所得四字。徐忠可順文敷衍。絕無發明。尤在淫以水血。痰食。溼出。性足。二君皆未得言中之旨。

### 瘧濕暍病脈證第二

瘧之為言強也。其證頸項強急。頭熱足寒。目赤。頭搖。口噤。背反。詳於下文。初起不外太陽。太陽病。病在標。發熱。邪在膚表。則無汗。官惡寒。而反惡寒者。本亦病也。名曰剛瘧。膚表實而無汗。官惡寒。而反惡寒者。本亦病也。名曰剛瘧。太陽病。病在標。發熱。實而膚表虛。故汗出。標病而本不惡。



以其名曰柔瘕。

此言太陽病有剛柔二。瘕推原瘕之所自始。爲辨瘕之法。非瘕家之本證也。剛瘕脈宜緊弦。柔瘕脈宜浮弦。仲景未言可以悟出。

瘕充至切諸去聲惡也。

其頤切音敬

風強病也。舊本以瘕爲瘕。傳

寫之悞也。今改正之。其病皆由血枯津少不能養筋所致。燥之爲病也。然內經謂諸瘕強直皆屬於濕。何其相反。若是乎。而不知濕爲大淫之一。若中於太陰則從陰化爲寒。濕其病流於關節而爲痺。若中於陽明則從陽化爲濕熱。熱甚而陽明燥化之氣愈烈。其病燦筋強直而爲瘕。是言濕者言其未成瘕之前。言

燥者言其將成瘧之際也。經又云：赫曦之紀上羽，其病瘧。言熱為寒，抑無汗之瘧也。又云：肺移熱於腎，傳為柔瘧。言濕蒸為熱，有汗之瘧也。千金謂溫病熱入腎中則為瘧。小兒癩熱盛亦為瘧。聖經賢訓可據其為亡陰筋燥無疑。

然而太陽底面即少陰天藏即太陽病發於標陽熱發熱則脈死。寸府即愈首篇言之詳矣。茲一太陽病發無有不熱不宜沉細矣。今脈沉而細者，是證見太陽脈見少陰名之曰瘧為難治。反而背項強直等證前見。

此一節言太陽之裏為少陰瘧病在少陰最重之證也。故於辨其剛柔之後特筆以提撕欲人之知所重也。

病在太陽未必遽成瘧也。而太陽之接壞即是陽明。太陽之裏面即是少陰。陽明少陰兩關津液津液傷則筋失所養而成瘧。此瘧病之由也。太陽病發汗太多，津液外脫則少陰傷。因致瘧。夫風病也。今陽明亦燥筋失所養。

不仰用桂枝湯下之。下多則亡陰。陰則灼筋。若下復發。汗多。

則亡陽。經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今下而復汗，身必拘急。瘡家津液將涸，雖身疼痛，

去證未不可發汗。汗出則津液愈竭，筋淨亦不可發汗。汗出則失所養而成瘡。

此推致瘡之由從太陽而推到陽明少陰言汗下瘡家三者致

瘡皆由脫液傷津皆兼此二經而言也。婦人產後亡血過多因

而成瘡亦可以此說括之。

瘡有本證可以備言其形狀亦有誤治之實證。變脈可以畧瘡。陳其大槩。今請先言其本證。經云：因於風者，上先受之。故

者上熱未及於下。足寒。風傷太陽。頸項強急。風傷太陽之。惡寒

陽氣上行時頭熱面赤。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目赤。頸項皆強急。獨

於頭面。故時頭熱面赤。皆風熱傷於經脈。故目赤。而不能動。獨

頭呈風而動。強急則筋不舒。而牙關緊閉。且卒然口噤。背反張者。

風邪入於經輸也。此瘧病本證之形狀也。若下知共為發其汗者，汗之沾濡衣被

續下乾而生寒。寒濕相得其表，因汗益虛甚，則惡寒甚。益虛甚，則惡寒甚。益寒之未成，大陽

既成陽邪用事，熱甚灼筋，何至發其汗已。不獨證之其強直脈

瘧如蛇。

此論瘧家之本證，而並及於誤治之變證，變脈也。

脈如蛇，陰之象也。君子正，暴然見。腹張大者，遂轉憂而為欲解。即

有履霜墜水至之憂，乃其大承氣湯，即對病之良方矣。乃診其脈如故，仍見如蛇反加伏

弦者，此為變而瘧。

此一節承上節汗後變證，變脈外又變一脈證也。師不出方，余

於傷寒論發汗後腹脹條悟出厚朴生薑甘草人參半夏湯候

其脈稍愈再以淡治之

瘵家之本證既已備言即變證變脈亦復明矣瘵家之本脈何如夫瘵為勁急強脈亦勁急按之

緊如弦寸至尺有上下行與胃病之脈相似

此一節補出瘵病之本脈也自病者身熱足寒至此三節合作

一大節請

瘵為太陽病風為陽邪誤用燒中風之病鍼則為逆若見有炎瘡瘡則風火交煽真陰立亡難治

此一節言瘵病謂表之難治也師不出方傷寒論火逆諸方亦恐其過温余用風引湯減去桂枝乾薑一半研末煮服往往獲

效

太陽病頭項強痛發熱惡風自汗論所謂桂枝證也其證備備身體強八八然為風邪入於經

輪內經云邪入於輪鬻脊乃強是脈以沉遲蓋沉為瘧之本脈遲也然經輪之病脈應浮數今按其脈為津液不足營衛之行不利鮮瘧證尙未全此不為傷為瘧以括樓桂枝湯主之備而瘧脈先已見端此寒而傷

此一節為瘧病之將成未成者出其方也然細按方法必是中風自汗之寔證柔瘧用此剛瘧用葛根湯

### 括樓桂枝湯方

括樓三兩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老道服微汗汗不出食頃啜熱

### 粥券

太陽病頭項強痛發熱心寒無汗而邪氣不得外達小便反少邪氣又不

邪其氣逆上而衝胸口噤不得語面赤頭搖項背強欲作剛瘧以



葛根湯主之

此一節為剛瘧之將成未成者出其方也。純為太陽之治法。非瘧證之正治法。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 桂枝二兩 甘草二兩 芍藥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去節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湯法。將息

及禁忌。

瘧之為病。至於入胸滿。氣閉。口噤。卧不着席。反張甚也。筋為熱。灼下為脚攣急。

上必牙關。齒齧。此或為少陰火亢。或為陽明燥化。可與大承氣湯。救焚在此頃刻。起死即在此須臾。

以急下之爲下其熱以  
救陰非下其便以寬脹

此一節爲瘕之旣成。出一救治之正方。大旨在瀉陽明之燥氣。而救其津液。清少陰之熱氣。而復其元陰。大有起死回生之神妙。或問凡曰可與。則猶有相酌之意。豈因大承氣之過峻。而云然乎。而不知此證。舍大承氣。並無他法。猶恐服大承氣之後。重證猶未盡除。還當審其緩急。而商其再服與否。此際全憑醫家之定識。定力也。或一下之後。病勢已減。審係陽明。以白虎加人參湯。滋陽明之燥。審係少陰。以黃連阿膠湯。救少陰之陰。二湯可以類服。服後又以竹葉石膏湯收功。抑或以三湯用於大承氣之前。全要心靈手敏。此仲師可與二字言外之意也。○男

元

稟按竹葉石膏湯去粳米之逗留熟氣并以竹瀝半杯易竹

葉可從古法而變通之

###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厚朴半斤枳實五枚芒硝三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枳朴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二升去滓

內芒硝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瀉者六淫之一也亦如中風傷寒自太陽病在肌表濕之過也節者骨節之交神氣之所游行出入者也今病濕則神真之氣為濕邪所傷故關節疼痛而煩  
脈沉而細者濕不在外此名中濕亦名濕痺  
不化則濕於大便反快治者但當利其小便則濕從小便而去矣

此言濕流關節之病也。然濕者六氣之一也。但一氣中猶有分別。霧露之氣為濕中之清。傷人皆中於上。雨水之濕為濕中之濁。傷人皆中於下。亦稱太陽者。病由營衛而入。營衛皆屬太陽也。此條論地氣之濕。乃濕之濁者。故曰。但當利其小便。若霧露之邪。當以微似汗解之。

濕家之為病

濕盛於外者。陽必鬱於內。濕盛於外則

一身盡疼

陽鬱於內則發熱。濕熱鬱於肌肉

則

之間。身色如

烟。熏黃

而帶黑也。

上節言濕邪痺於內而不能化熱。此節言濕邪鬱於內而發於外。化熱而為黃也。

濕家

病在太陽。太陽之脈上額交巔。夾脊而行於兩。其人無汗。妄霧露之濕。清邪中上。着太陽。陽氣聚而不行。故

但頭汗出濕邪滯碍而其背強濕為陰邪陰欲得被覆而喜向火病

在若下之太旱則寒濕之邪陷噦胃病則上下二焦塞而或

胸滿則氣化不行而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乃濕端而自似胎而

與陷於胸膈命門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八個字為不易勘渴欲

得飲胸上有寒而不能飲則其口燥似喜水而又惡水其燥煩也

此言清邪中上病在上而誤下之其變證有如此之多也

濕家誤下變證既如此之多若不明濕家誤下之頭汗已額上汗

言其死證恐醫者猶執迷不悟也微喘以太陽之氣與肺相合而

出以陽明之脈交額中此陽明之微喘至皮毛此太陽之氣絕而

也氣脫絕而直液上泄也且見小便利者以少陽三焦司決瀆而出水道此少陽之氣

死若不利不止者中土敗而地氣陷亦死

此承上若下之三字而備言誤下之死證而為醫者大加警覺也。

濕又別其為風濕者不可不知風為風濕不和相搏致一身盡疼

陽濕為陰內有濕而外感於風則為風濕而兩相搏致

痛若陰陽和法當微汗自出而解然陽之汗以值天陰雨不止醫

者不知所以云此可發其汗汗之病猶不愈者何也蓋汗者所以

然之理竟發其汗汗大出者風為陽邪但風氣從大去夫汗而陽衰陽衰濕之

氣仍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但微微似欲汗出者則陰陽兩

風濕俱去也此於濕證中別出風濕之病明其治法而不遽出其方者即引

而不發之妙也蓋字是答辭周秦多用此筆法



濕又別其為寒濕者亦不可不濕家病身 踰疼而無一身皆疼不

知霧露之濕為清邪自上受之 肺司氣而主 而喘陰證無頭痛

而發熱止面黃 而身色不似熏黃 故氣不順 而喘濕未入陰故

頭痛 濕襲皮毛 內鼻塞 擾亂心主 而發煩 濕邪止在上焦 其脈大

不犯 自能飲食 能飲腹中 尚和而無病 其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

胃氣 不必 丙之 辛香 藥於鼻中 宣泄頭中 則愈 病淺不必 丙之 辛香 藥於鼻中 宣泄頭中 則愈

深求止 丙之 辛香 藥於鼻中 宣泄頭中 則愈 此於濕證中又別出寒濕之病寒濕不止霧露之精邪而舉一

邪傷高表者以為隅則邪傷通身者色在言外舉一外法通其 空竅者以為隅則內服調其經絡藏府者包在言外下節諸方

控脈證而求其絲絲入扣則得矣 前言申濕但當利其小便 濕家之表 身煩疼 而不發黃可知未醫 者以濕之在內言之也 若濕家證其 於肉而為熱也且無

前言申濕但當利其小便 濕家之表 身煩疼 而不發黃可知未醫 者以濕之在內言之也 若濕家證其 於肉而為熱也且無

小便不利可知未入於裏而為痺也。可者與麻黃加朮湯發其微。表則宜汗而不宜大汗。斟酌其適。致火氣逼汗過多而變證也。况又汗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有濕與熱合致成增黃之慮乎。

此為濕之屬表無汗者出一至當不易之方也。喻氏謂麻黃得朮雖發汗而不至多汗。朮得麻黃行裏濕而並可行表濕。止此一味加入所謂方外之神方法中之良法也。

### 麻黃加朮湯方

麻黃三兩 桂枝二兩 甘草一兩 白朮四兩 杏仁七十個  
去節 炙 去皮尖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汗

風濕之證前既詳言猶未病者風濕一身盡疼其發熱每在於申 言其致此風濕之因也相搏

日嘯所劇者

以陽明王於申酉戌當其王時邪正相搏則增也

此名風濕然所致此風濕病

乃傷於汗出當風

汗隨風復入皮腠而為風濕也或久傷取冷

亦所以致此風也

致風濕者可以類推矣

曰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此又為風濕無汗者而出其方也。寒濕亦可用之上節麻黃加朮湯為大劑。此方為小劑亦隨其證之微甚而擇用之。亦隨其證之上下而取親上親下之理也。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黃半兩杏仁十個去皮尖薏苡半兩甘草一分炙

石剉麻豆大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有微汗

避風

風濕之脈浮爲身重爲濕若見此脈此證汗不出而惡風者爲實

改甘草湯汗出惡風者邪以防已黃芪湯主之

此爲風濕證汗自出者出其方也合上二方即傷寒論麻黃湯

大青龍湯桂枝湯之意乎錢天來云病因汗出當風夫汗出則

腠理開當風則風乘腠理矣風邪既入汗不得出以離經之汗

液既不得外出皮毛又不能內返經絡留於肌腠而爲濕此即

人身汗液之濕也其或暑汗當出之時傷於納涼太過使欲出

之汗不得出泄留著肌腠而致病與汗出當風無異也按金匱

以瘧濕喘三證合篇瘧證兼濕明證亦兼濕濕證最重必須如

此活看方得

防己黃芪湯方

防己一兩 甘草半兩 白朮七錢 黃芪一分

右剉麻豆大每抄五錢七生薑四片大棗一枚水盞半煎八分

去滓溫服。喘者加麻半兩。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氣

上衝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服後當如

蟲行皮中從腰下如水後坐破上又以一被繞腰下令微汗差

傷寒至八九日之樞而外出矣乃不解而復感風濕合相搏邪寒

拘束身體疼火故心煩濕邪沉不能自轉側裏故不嘔不渴脈

浮虛而濡者也此風多於濕之證以桂枝附子湯主之若脾受濕

為胃行其津液則大便堅大便愈小便愈自利者脾受傷而津液不能

前方去桂枝加白朮湯至之濕若去則風無所憊而自解矣。

此又於傷寒不愈合風濕為病而出二方也上方治風多於濕

下方治濕多於風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生薑三兩切甘草二兩炙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白朮附子湯方

白朮四兩附子三枚炮去皮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覺身痺半日

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卽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



氣未得除故耳。凡方中有如蟲行狀如醉狀如

傷寒合風濕而病上既詳言之矣風濕相搏業已深骨節疼煩掣

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以風寒濕三氣之邪阻遏汗出短氣小

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榮氣衛氣三焦之氣俱病總

務使陽向氣煖而經脈柔和陰氣得煦而水泉流動矣以甘草附子湯主之

此承上節言風濕相搏在外者利在速去深入者妙在緩攻師

恐前方附子三枚過多其性猛急筋節未必驟開風濕未必遽

去徒使大汗出而邪不盡耳故減去一枚並去薑棗而以甘草

為君者欲其緩也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二兩 附子二枚炮 白朮二兩 桂枝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

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

妙

暈者暑也暑亦六淫之一故先傷太陽病標本太陽中暈之氣故發熱惡寒病所過身重而

疼痛熱傷其脈弦細乳遲膀胱者毫小便已洒洒然毛豎陽氣虛

於四手足逆冷氣虛不能口開前板齒燥以勞而

眩液不能上滋也此表裏經誤認為若惡寒甚若

脈俱虛不可汗下温鍼尚傷寒而發其汗則表虛惡寒甚若

其寒甚而加温鍼則經脈發熱甚若因其發數下之裏虛而則淋甚津液傷

此言中暑之證從經脈表裏俱病處繪出虛證模樣意者寒則

傷形責其實熱則傷氣責其虛也汗下火皆為所戒而治法從

可知矣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暑干肌表而汗出為太陽以寒惡寒暑熱之邪

之標熱所以身熱而渴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言中暑而不兼濕之證治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碎甘草二兩粳米六合人參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因暑熱而復傷冷水水行皮

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推之夏月陽虛陰伏凡畏熱貪涼皆可以傷冷水例之病在陰經即為陰

證豈可一以  
清涼治暑哉。

此言暑合濕邪爲患而出其方治也。後人用五苓散大順散小  
半夏加茯苓湯十味香薷飲白虎加蒼朮湯皆推廣其法而兼  
治濕也。

### 瓜蒂湯方

瓜蒂二七  
個

右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暑者夏令炎熱之氣也。有伏病有正病有變病。何謂伏病。經云  
凡病傷寒而成熱者。先夏至爲病溫。後夏至爲病暑。是病伏於  
冬時。愈鬱而愈熱。與溫病全例也。何謂正病。經云熱氣大來。火

之勝也。又云：火熱受邪，心病生焉。言夏時酷暑炎熱，人感之而爲暑病，病在心也。白虎加人參湯是其正治歟。何謂變病？元人謂靜而得之爲中暑，處於高廈涼室，畏熱貪涼而成病。其惡寒與傷寒同，而發熱較重，以別之。心煩以別之。脈虛以別之。此病在人事，不在天時，故謂之變也。然而更有深義焉。暑必挾濕，是暑陽而濕陰也。夏月伏陰在內，是暑熱而陰寒也。讀者當得其言外之旨。





金匱要略淺註卷二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集註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論曰百合病者分百脉為一宗無經絡可別悉致其病也第見意欲食

而復不能食口欲言而常默然欲卧而又不能

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欲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

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和以上

全是恍惚去來不可為憑之象其脉微數數則主熱也湧出膀胱  
惟憑之於脈與濁確知其為熱

男元屏靈石校字

上至巔頂。湯時頭痛者。太陽乍虛而熱氣乘之也。今每湯時而頭每痛者。其者必乃熱氣之六十日

之及月。而迎而陰氣復陰氣復而陽邪平。然後乃愈。若湯時頭不痛。漸漸然者。則病稍淺矣。大約

四十日。可愈。若湯時快然。但頭眩者。則更淺矣。不過二十日。可愈。其百證

多於傷寒。大病後見之。或求病而預見。熱氣先動也。或病四五日而出。或二十日

或一月後見者。遺熱不去也。各隨證治之。

此詳言百合病之證脈也。此證多見於傷寒大病前後。或為汗

吐下失法而變。或平素多思。不斷情志不遂。或偶觸驚疑。猝臨

異遇。以致行住坐卧飲食等。皆若不能自主之勢。此病最多而

醫者不識耳。

程雲來云。頭者諸陽之首。湯則陽氣下施。頭必為之搖動。曷不

以老人小兒觀之。小兒元氣未足。腦髓不滿。溺將出頭爲之搖。此陽氣不充故耳。老人血氣衰。肌肉溢。腦體清。故溺出時不能射遠。將完必濕衣。而頭亦爲之動者。此陽氣已衰。不能施射故耳。由此觀之。溺出頭之痛與不痛。可以觀邪之淺與深矣。故百合病溺出頭痛者。言邪舍深。而陽氣衰也。內衰則入於藏府。上則牽連腦髓。是以六十日愈。若溺出頭不痛。漸漸然者。漸漸如水洒。淅皮毛。外舍於皮膚肌肉。尙未入藏府之內。但陽氣微耳。是以四十日愈。若溺出快然。但頭眩者。言邪猶淺。快則陰陽和暢。營衛通利。藏府不受邪。外不淅淅然。則陽氣尙是完固。但頭眩者。是邪在陽分。陽實則不爲邪所牽。故頭不疼而眩。是以二

十日愈也其說亦通。百合病見發汗之後者。以其不應汗而汗者。以百合知母湯主之。

百合知母湯方

百合 七枚 知母 三兩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常白沫出去其水別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後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病規下之後者。以其不應下而下之。以致熱入於下也。以百合滑石代赭湯主之。

百合滑石代赭湯方

百合 七枚 滑石 三兩碎 代赭石 如萍九大一枚碎綿裹

右先煎百合如前法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

後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百合病見吐之後者以其不應吐而吐之以致內傷藏陰也以百合雞子湯主之

百合雞子湯方

百合七枚雞子黃一枚

右先煎百合如前法了內雞子黃攪勻煎五分温服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即所謂未病預見是也此因熱氣先動以百合地

黃湯主之然亦有太陽病久久不愈始終在太陽經者亦用此湯

百合地黃湯方

百合七枚生地黄汁一升

右先煎百合如前法子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溫分再服中  
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溼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

熱壅皮毛皮毛為肺之合也

以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洗方

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餅勿以鹹鼓

也

百合病

洗後而

渴不差者

內熱盛而津傷也

以括萹牡蠣散主之

括萹牡蠣散方

括萹根

牡蠣

等分

白為細末飲服方寸匕三服



百合病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原病無熱今變發熱者其內熱可知也百合滑石散主之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兩滑石三兩

右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熱則除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即內經用陽和陰之道也見於陽者以陰法救

之即內經用陰和陽之道也若見陽之病而攻其陰則并傷其陰矣乃復發其汗是重傷其陽也

此為逆見陰病攻其陽則并傷其陽矣乃復下之是重傷其陰也此亦為逆

程扶生云前治皆用陰和陽法也此復補以用陽和陰故仲景

用思最為精密

狐惑之為病蟲病也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卧起不安何此

之躁實因蟲擾。蝕於喉為惑，蝕於陰為狐。且不欲飲食，惡聞食臭。  
之為害也。蟲。蝕於喉為惑，蝕於陰為狐。且不欲飲食，惡聞食臭。  
而日蟲大動則交亂於胃中。胃主面。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  
亦隨蟲之聚。蝕於上部則喉傷。聲自嚔。以甘草瀉心湯主之。蝕於  
散而變易。下部則邪傷厥陰。厥陰為陰之咽乾。以苦參湯洗之。蝕於肛者。以  
雄黃熏之。熏洗二法皆就其近治之也。

此言狐惑之病證治法也。傷寒論烏梅丸亦可消息用之。

可稍息用之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

四兩

黃芩

乾薑

人參

各二兩

半夏

半升

黃連

大一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

服

苦參湯方

苦參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

雄黃熏法

雄黃一味為末筒瓦二枚合之燒向肛熏之

病者脉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

眼七八日。目四皆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豆當歸散主之。

尤在涇云。脉數微煩。默默但欲卧。熱盛於裏也。無熱汗出。病不在表也。三四日。目赤如鳩眼者。肝臟血中之熱。隨經上注於目也。經熱如此。臟熱可知。其為畜熱不去。將成癰腫無疑。至七八日。目四皆黑。赤色極而變黑。則癰尤甚矣。夫肝與胃互為勝負者也。肝方有熱。勢必以其熱侵及於胃。而肝既成癰。胃即以其熱併之於肝。故曰。若能食者。知膿已成也。且膿成則毒化。則不特胃和而肝亦和矣。赤豆當歸。乃排膿血除濕熱之良劑也。又曰。此一條。注家有目為狐惑病者。有目為陰陽毒者。要之亦。是濕熱蘊毒之病。其不腐而為蟲者。則積而為癰。不發於身。而

者則發於腸臟亦病機自然之勢也仲景言謂與孤惑陰陽毒

同源而異流者故特論列於此歟

赤小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三升侵令芽出曝乾當歸十分

右二味杵為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陰陽二毒是感非常災癘之氣從口鼻而下入咽喉致死甚速試以陽毒言之陽毒之為病為異氣中而

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吐膿血五日經氣未可救治五日之外五

邪七日陰陽經氣已不可治升麻鼈甲湯主之

異氣適中人之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經

未過可救治至七日陰陽經氣已不可治升麻鼈甲湯去雄黃蜀

椒主之

此言陰陽二毒治之不可姑緩也。仲師所論陰毒陽毒言天地之癘氣。中人之陽氣陰氣非陰寒極陽熱極之謂也。蓋天地災癘之氣便為毒氣。人之血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癘氣之毒值人身行陽之度而中人則為陽毒。面者諸陽之會。陽毒上干陽位。故而赤斑斑如錦紋。陽毒上迫胸膈。故吐膿血。以陽氣法天本乎天者親上也。值人身行陰之度而中人則為陰毒。邪入於陰則血凝泣。血不上營於面而面目青。血不環周於一身而身痛如被杖。以陰氣主靜凝而不流之象也。夫陰陽二毒皆從口鼻而入咽喉。咽喉者陰陽之要會也。感非時之癘氣則真



氣出入之道路不無妨碍。故二毒俱有咽喉痛之證。要之異氣  
中人毒流最猛。五日經氣未過。尙可速治。若至七日。陰陽經氣  
已週。而作再經。則不可治矣。方用升麻鼈甲湯以解之。升麻本  
經云。氣味甘平苦微寒。無毒。主解百毒。辟瘟疫邪氣。入口皆吐  
出。中惡腹痛。時氣毒癘。諸毒。喉痛口瘡。云云。君以升麻者。以能  
排氣分。解百毒。能吐能升。俾邪從口鼻入者。仍從口鼻而出。鼈  
甲氣味酸平無毒。佐當歸而入肝。肝藏血。血爲邪氣所凝。鼈甲  
稟堅剛之性。當歸具辛香之氣。宜入厥陰。而通氣血。使邪毒之  
侵於營衛者。得此二味。而並解。甘草氣味甘平。解百毒。甘能入  
脾。使中土健旺。逐邪以外。出妙在使以蜀椒辛溫。雄黃苦寒。稟

純陽之色領諸藥以解陽毒其陰毒去雄黃蜀椒者以邪毒不在陽分不若當歸鼈甲宜入陰分之為得也

升麻鼈甲湯

升麻

當歸

甘草

各二兩

蜀椒

炒去汗一兩

鼈甲

手指大一片炙

雄黃

半兩研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陰毒去雄黃蜀椒。肘後千金方陽毒用升麻湯無鼈甲有桂陰毒用甘草湯無雄黃

瘧病脉證并治第四

師曰瘧者寒熱往來之有定候也雖有三陽三陰之異而其舍總不外乎半表半裏之間少陽主乎半表半裏其脉必弦今為

之堤其瘡脉自弦而弦中之  
大細曰瘡脉自弦而弦中之  
於因證弦小緊者以其小而可知下之而差弦遲者多寒無有疑  
施治。弦小緊者其在裏可發汗鍼灸也。弦淨大者知其邪  
溫之弦緊而不者如其在裏可以發汗鍼灸也。而淨大者知其邪  
可以吐而之弦數者極多熱治則宜清而熱發風也。治諸法治之而  
猶不止。越之弦數者極多熱治則宜清而熱發風也。治諸法治之而  
更當。

以飲食消息止之。即難經所謂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之旨也。

此言瘡證不離少陽以弦脉爲主隨其兼見者而施治也末一  
句言治之不愈求之脾胃是爲久瘡虛瘡者立一大法也徐忠  
可尤在涇諸家之解俱誤

男元犀按素問瘡論言之甚詳大約邪氣與衛氣併居合則病

作離則病休一日發者正氣不虛易愈間日與三日正氣虛內  
薄於陰難愈仲景以內經之旨深遠難與中人以下說法另尋  
出陰陽出入大衝要處獨取少陽為主以補內經未言之旨併  
示後人握要之圖開口即云瘧脉自弦着一自字大有深意見  
瘧證雖各不同而少陽脉之真面目自不可掩

病瘧以月之計一日一發當十五日愈以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

天氣更則人身之氣亦更  
更氣旺則不受邪而愈也

設不差當月盡解是又更一如其氣而更二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瘧邪不衰

與氣血結為癥瘕名曰瘧母當急治之宜鼈甲煎丸

此言瘧邪因人正氣之衰旺以為消長也上節以飲食消息止

之爲治久瘡之正法。若有瘡母先急除其有形之癥瘕。再培其無形之元氣。醫者切不可託言小心。釀成姑息養奸之禍。如景岳方之何人飲休瘧飲。追瘧飲。皆調停兩可。走江湖之套技。

### 鼈甲煎丸方

鼈甲十二分 烏扇三分燒 黃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婦三分 乾薑 大黃

桂枝 石韋去毛 厚朴 紫葳即凌 半夏 阿膠 芍藥 牡丹

麤蟲各五分 葶藶 人參各一分 瞿麥二分 蜂窠四分 赤硝十二分 蜣螂

六分 桃仁二分

右二十三味爲末。取煨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升。浸灰俟酒盡一半。着鼈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爲丸。

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千金方用鼈甲十二片又有

海藻三分大戟一分無鼠婦赤硝二味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

陽獨發氣為火 蝕火無水瘠

則熱而火氣煩冤

陰孤絕無

以濡外無以守中則

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瘴瘧若

其欲知

但熱不寒

之所者以然者

其須知

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肌肉

肌肉為陰鳴極則陰消也

按內經所論之瘴瘧撮其大畧以肺素有熱而偶受風寒內藏藏

於心外舍分肉表則寒而裏則熱緣陰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

故但熱而不作寒也師不出方余比例而用白虎加桂枝湯以

白虎清心救肺以除裏熱加桂枝調和營衛以驅外邪誠一方

而兩扼其要也即先熱後寒名為熱瘧亦以白虎清其先桂枝



卻其後。極爲對證。此法外之法也。然此節與內經稍異。師又畧節經文。不言及外感風寒。以陰氣孤絕。陽氣獨發二句爲主。方內有桂枝。又未中的。師早已熟審矣。若宋薛立齋。張景岳。趙養葵。用六味地黃湯。及玉女煎之說。反致滯邪生熱。而增劇。俗傳瘧痢三方。爲害更速。師於此等重證。而不出方者。欲人尋繹而自得也。傷寒論自序云。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此物此志也。男元犀。按下節白虎加桂枝湯。是內經所言之瘧瘧。非師所云。云瘧瘧之治也。師未出方。似可借用竹葉石膏湯之類。而梨汁甘蔗汁亦可以佐之。

又溫瘧者。冬不藏精。則水虧而火盛。火盛於內。外爲寒氣所格。而有不出。則火氣內鬱。日盛一日。至春令感溫氣而發。夏令

感熱氣而發是病在其脉如平。但此病當憑證而不憑脉。難經云

伏氣與乍感不同故温病之脉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病即此意。身無寒但熱。骨節煩疼。時嘔。為熱從腎出外舍其合。白

也。虎加桂枝湯主之。盖於大涼脾胃之中加一辛温之品因其勢而利導之也。

此言温瘧與內經不同而其義則相表裏也。然余謂仲師書讀

其正面。須知其對面。須知其反面。須知其旁面。則順逆分合如

織錦迴文。字字扣得着。上節言瘧瘧專主陰絕陽發以補經文

之未盡。至於經文所云。肺熱加以外感。為瘧瘧之正證。亦包括

在內。均一瘧瘧不無毫釐千里之判。此所以不率爾而出方也。

至此節論温瘧。又與內經不同。意者伏氣外出之證。其始也熱。

為寒鬱而內藏其發也寒。因熱盛而俯首。究竟釀此猖狂之熱。

禍皆緣寒邪之格外爲禍端。以白虎清其熱勢。加桂枝追其所  
 由來。可謂面面周到。且所云無寒但熱。疼嘔之證。俱是內經癰  
 瘡之正證。師於此補叙其正證。補出其正方。文法錯綜變化。非  
 細心人不能體會。雖然篇首有弦數者風發一句。傷寒論有風  
 溫一證。於此可以悟開大覺路。即可以普濟無量蒼生矣。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六兩石膏一斤甘草二兩粳米二合桂枝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瘧火熱多寒者非真寒也緣無形之寒氣挾有形之痰飲伏於心間  
 因壯藏名之曰壯瘧陽氣不能外透於肌表故多寒甚則有寒無熱心胸  
 蜀漆散主之驅其心膈結伏之痰飲則  
 由階之邪亦轉旋而外出

此言牡瘰證也。方中雲母無真未能速效。且此方原是宣通心陽。使氣行於肌表。則不至偏陰用事。却不專在於漏吐也。故不注明吐之一字。余借用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蛎救逆湯如神。

### 蜀漆散方

蜀漆

燒去

雲母

燒二日夜

龍骨

等分

右三味杵爲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匕。

附外臺秘要三方

牡蠣湯方

牡蠣

麻黃

各四兩

甘草

二兩

蜀漆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尤在涇云此係宋孫奇等所附蓋亦蜀漆散之意而外攻之力較猛矣趙氏云牡蠣與堅消結麻黃非獨散寒且可發越陽氣使通於外結散陽通其病自愈

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根湯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

柴胡八兩人參黃芩甘草各三兩栝樓根四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

日三服

徐忠可云瘧邪在半表半裏之間入與陰爭則寒出與陽爭則

熱此少陽之象也。是謂少陽而兼他經之證則有之。謂他經而全不涉少陽則不成其為瘧矣。所以小柴胡為少陽主方。湯易半夏加括樓根亦治少陽成法也。攻補兼施故亦主勞瘧。

柴胡桂薑湯 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如神

柴胡 半斤 桂枝 三兩 乾薑 二兩 括樓根 四兩 黃芩 三兩 甘草 二兩

牡蠣 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趙氏曰此與牡蠣相類而實非牡蠣邪客心下此風寒濕痺於肌表肌表既痺陽氣不得通於外遂鬱伏於榮血之中陽氣化熱血滯成瘵着於其處遇衛氣行陽



二十五度及之則病作。其邪之入營者既無外出之勢而營之素痺者亦不出而與陽爭。故少熱或無熱也是用柴胡為君發其鬱伏之陽黃芩為佐清其半裏之熱桂枝乾薑所以通肌表之痺括樓根牡蠣除留熱消瘀血甘草和諸藥調陰陽也得汗則痺邪散瘀熱行而病愈矣。

### 中風歷節病脉證並治第五

中風之病內經論之甚詳而讀者每苦不得其要且多與痺合論同中之異更不可以不辨。夫風之為病徹於上下當半身不遂或一處但臂不遂者此風而為痺此風與痺之故。風從虛入熱從脉虛微而為數定之日中風之證使然若未中風發故診其脉為微而為數定之日中風之證使然若未中風之頃則不盡然也。

此一節先辨風與痺之殊。後以脉微爲數。中風使然入字。提出中風之大綱。如大海行舟。茫茫無際。中按羅經以定子午。則所向自無差錯。余註之曰。風從虛入。指陽虛而言也。陽字指太陽而言。太陽虛則不能衛外。而爲固。故脉微。余又註之曰。熱從風發。以其人素有內熱。而風中之。風爲陽邪。內熱外風。風火交煽。故脉數。學者當知此八個字。是大慈大悲菩薩立於雲端。指示以下。止有四方。首方則爲初中時。邪未侵心者。示一堵塞法。次方爲既中後。邪已入心爲癱瘓者。示一下熱法。三方爲邪已入心。病如狂狀者。示一表裏兼治法。四方爲風攻於頭而不去。示一外治法。細繹專意。無風着眼於少陰。少陰兼手足而言。寒從

水化而歸於下。以足少陰為主。風從火化而歸於上。以手少陰為主。知其真證。便得真方。學者當於引而不發之中。得其躍如之妙。

雖然風從虛入。虛則脈微。熱從風發。熱則脈數。此為風證之既成。從少陰而化熱者。言之也。若論其初。不風挾寒。則為和風。唯其挾寒。則傷人甚速。始傷皆由營衛。心營肺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衛必以寸口為憑。若中風而偏於寒者。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正不足而邪乘之也。氣行脈外。血以浮者為斷。血虛則無以充。絡脈空虛。又無以循常。賊邪不寫。或左或右。邪氣所傷。則筋反緩。無邪之正氣。獨治即急。正氣引邪。其口喎。僻不遂。左喎者邪反在右。右喎者邪反在左。不可不知也。目亦有經絡藏邪。在於絡表。故肌膚不仁。邪在於經。經邪則骨重。府之別若邪。在於絡表。故肌膚不仁。邪在於經。經邪則骨重。

帶而不勝邪入於府則胃府燥熱其支脉絡即不識人邪入於藏心  
二藏俱連舌本藏氣舌即難言且廉泉口必吐涎  
厥而不至舌下故

此為初病中風之偏於寒者而詳其證之遙深也師未出方徐

忠可云節下侯氏黑散即次之擬係此證之方然余謂四肢煩

重心中寒甚者為的劑若風火交煽喻嘉言取用祛風至寶膏

甚效方用防風二兩半白朮一兩半芍藥二兩半芒稍五錢生

石膏一兩滑石三兩當歸二兩半黃芩一兩甘草二兩大黃五

錢連翹五錢川芎三兩半麻黃五錢天麻一兩山梔子五錢荆

芥五錢黃柏五錢桔梗一兩薄荷五錢熟地黃一兩羌活一兩

人參一兩全蝎五錢細辛五錢黃連五錢獨活一兩共二十六

味爲末。煉蜜丸。彈子大。每服一丸。細嚼茶酒任下。卧服。但此方  
醫者。病人或疑其散。或疑其攻。或疑其雜。往往不肯服而死。蓋  
有命焉。不可強也。呂純陽大丸更效。又按風中經絡與府者可  
用驅風至寶膏。苦入臟。最陽逆入於心。宜用侯氏黑散於驅補  
之中。行其堵截之法。至於風引湯。按法用之。無往不利。

侯氏黑散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

外臺用治風癩

徐忠可云。此爲中風家挾寒而未變熱者。治法之準則也。謂風  
從外入。挾寒作勢。此爲大風。證見四肢煩重。豈非四肢爲諸陽  
之本。爲邪所痺。而陽氣不運乎。然但見於四肢。不猶愈體重不  
勝乎。證又見心中惡寒不足。豈非漸欲陵心乎。然燥熱猶未乘

心不猶愈於不識人乎。故侯氏黑散用參苓歸芍補其氣血爲君。菊花白朮牡蠣養肝脾腎爲臣。而加防風桂枝以行痺着之氣。細辛乾薑以驅內伏之寒。蕪桔梗黃芩以開提肺熱爲佐。礬石所至除濕解毒收澁心氣。酒力運行周身爲使。庶舊風盡出。新風不受。且必爲散。酒服至六十日止。又常冷食使藥積腹中不下。蓋邪漸侵心。不惡寒西也而其由陰寒可知。若胸中之陽不治。風必不出。太陽之氣行於胸中。徐氏此註精細之至。故先以藥填塞胸中之空竅。壯其中氣。而邪不內入。勢必外消。此即內經所謂塞其空竅。是爲良工之理。若專治其表裏。風邪非不外出。而重門洞開。出而復入。勢將莫禦耳。○男元犀按徐氏然此九個字真閱歷有得之言。



不可順口讀去。

侯氏黑散方

此方主補虛以熄其風

菊花

分四十

白朮

防風

各十分

桔梗

分八

黃芩

分五

細辛

分

乾薑

人參

茯苓

當歸

川芎

牡蠣

礬石

桂枝

各三分

右十四味。杵為散。酒服。方寸七。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溫酒調服。禁一切魚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藥積腹中不下也。熟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藥力。

喻嘉言云。方中取用礬石以固澁。諸藥使之積留不散。以漸填空竅。必服之日久。風自以漸而息。所以初服二十日。不得不用溫酒調下。以開其痺着。以後則禁諸熱食。惟宜冷食。如此而四

十日則藥積腹中不下。而空竅寒矣。空竅填則舊風盡出。新風不受矣。蓋礬惟得冷即止。得熱即行。故囑云熱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藥力。抑何用意之微耶。

愚按風家扶寒。雖未變熱。而風爲陽邪。其變甚速。觀此方除熱之品。與祛寒之品並用。可見也。高明如尤在涇。尙有疑義甚矣。讀書之難也。余每用此方。病家惑於人言。而不敢服。輒致重證。莫救不得已。遵喻嘉言法。用驅風至寶膏。或借用後卷婦人門竹葉湯。一日兩服。多效。然亦有不得不用此散者。亦必預製以送。不明告其方。以杜庸俗人之論說也。

又有中風而偏於風。寸口脉遲而緩。遲者行之不及。則爲寒。緩者至者亦辨其脉於寸口。寸口脉遲而緩。遲者行之不及。則爲寒。緩者至

力無則為虛營行脈中沉而見緩則為亡血衛行脈外浮而見緩則為中風然營衛俱

在膚表與肌腠邪氣中經營衛氣弱則身癢而癩疹若心氣不足

邪氣入中則邪混胸中阻胸滿而短氣過正氣為

此為中風之偏於風者而詳其證之遲深也風為陽邪主緩師

未出方徐忠可云節下即以風引湯次之疑係此證之方余甚

服其識然與祛風至寶膏互服亦妙○此節以遲脈託出緩脈

言遲則為寒者以扇動之氣雖寒而白人受之則為陽邪故分

疏營衛二句單承緩而不言遲則可知其所獨重矣

風引湯除熱癰痢

徐忠可云風邪內並則火熱內生五藏亢甚逆歸入心故以桂

甘龍牡通陽氣安心腎爲君然厥陰風木與少陽相火同居火發必風生風生必挾木勢侮其脾土故脾氣不行聚液成痰流注四末因成癱瘓故用大黃以蕩滌風火濕熱之邪爲臣隨用乾薑之止而不行者以補之爲反佐又取滑石石膏清金以伐其木赤白石脂厚土以除其濕寒水石以助腎水之陰紫石英以補心神之虛爲使故大人小兒風引驚癇皆主之何後世以爲石藥過多而不用反用腦麝以散真氣花蛇以增惡毒耶○愚按用前方而尙恐其不及者宜黃連阿膠湯從少陰之本以救之餘熱不除虛羸少氣近於痿證者以竹葉石膏湯清補之

二方知神

風引湯方 此方至清熱以除其風

大黃 減半用 乾薑 應 龍骨 各四兩 桂枝 甘草 牡蠣 名二兩

倍加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 各六兩

右十二味杵龕篩以韋囊盛之取三指撮并花水三升煮三沸

溫服一升治大人風引小兒驚癇瘈瘲日數發醫所不療除熱

方。巢氏云脚氣宜風引湯按喻嘉言云本文有正氣引邪隔

猝不遂等語故立方即以風引名之

更防已地黃湯治 風逆入心風乘火 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 熱

有於肉而無熱而風火交煽其脉浮

此亦風逆入心之治法也徐靈胎云此方他藥輕而生地獨重

乃治血中之風也。此等法最宜細玩。按金匱書寥寥數語讀  
者疑其未備。然而所包者廣也。中風以少陰爲主。此節言風逆  
手少陰之證。出其方治。曰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者。蓋以手  
少陰心火也。陽邪逆之。則風乘火勢。火借風威。其見證無非動  
象。曰無熱者。熱歸於內外。反無熱。即傷寒論桂枝二越婢一湯  
證。外無大熱之例也。曰其脈浮者。風火屬陽之本象也。然有正  
面。即有對面。手足少陰可一而二之。實二而一之者也。攷之唐  
宋後各家之論。中風曰昏迷不醒等證。其不爲狂狀可知也。曰  
猝倒口噤等證。其不爲妄行獨語可知也。曰面如赭赤。可知寒  
盛於下。格陽於上。不能無熱也。曰冷汗不止。可知其四肢厥逆。



不止無熱也。曰脉脫曰無脉。又將何以言浮乎。蓋以足少陰腎水也。陰邪逆之則寒。水相遭。寒水微骨。其見證無非靜象。方書用三生飲一兩。薛立齋又加人參一兩者。蓋指此也。若痰涎如湧。三因白散可用。真陽上脫。氣喘痰鳴。黑錫丹可用。凡此皆爲四逆證之例。究非中風之本證。其證散見於傷寒論。中金匱要之於中風門外。所以示立法之純也。

防已地黃湯方

防已

甘草

各一分

桂枝

防風

各三分

右四味以酒一杯漬之。絞取汁。生地黃二觔。咬咀蒸之。加斗米飯。久以銅器盛藥汁。更絞地黃汁。和分再服。

按此方表裏兼治。後人祛風至寶膏。

方從此  
方悟出

### 頭風摩散

此言偏頭風之治法也。附子辛熱以劫之，鹽之鹹寒以清之內，服恐助其火，火動而風愈乘其勢矣。茲用外摩之法，法捷而無他弊，且軀殼之病內經多用外法，如馬膏、桑鈎及熨法皆是，今人不講久矣。

### 頭風摩散方

大附子 一枚 鹽 等分

右二味爲散，沐了以方寸七摩疾上，令藥力行。

愚按中風大證也，內經與風痺風懿等證並論，讀者莫得其要。

後世王火主氣主血主痰主虛紛紛不一而且以真中類中分門張景岳又以非風另立一門而中風究係何病究用何方茫茫然無據每致患者十難救一今讀金匱此論以風字專指八方之風中字從外入內如矢之射人一般病從太陽而起在外在府者爲淺在內在藏者爲深逆於少陰者爲較重何等明亮何等直捷何等精粹間有言之未盡者余於小註總註遵先生之大旨而補之庶無駁而不純偏而不舉之憾其云邪在於絡二句言絡邪病表在六經之表也其云邪在於經二句言經邪病裏在六經之裏也其云邪入於府即不識人二句府指陽明之胃府也其云邪入於藏吾即難言二句藏指少陰之藏也均

以風引湯爲主。余又以驅風至寶膏佐之。本卷附方亦可消息而借用之。但不可令喧奪主耳。而第一方侯氏黑散爲逐風填竅之神劑。凡中風證初患未經變熱者宜之。病後尤賴以收功。免致再患爲終身之廢疾。金匱論只七節。方只四首。其實論外有論。方外有方。所貴讀者之善悟也。江西喻嘉言喜讀仲景書。著醫門法律。全錄金匱原文。而參以時說。以致奪朱亂雅。其中有彼善於此者。如資壽解語湯治中風脾緩。舌強不語。半身不遂等症。方用防風炮附子。天麻。酸棗仁各一錢。肉桂。羚羊角各八分。羌活。甘草各五分。水煎。入竹瀝二匙。薑汁一滴。服。又於此方去羌活。加熟地。黃芩。杞子。菊花。胡麻仁。天門冬。治腎虛風。

人不語以少陰脈榮舌本也。又補錄地黃飲子方治舌瘡不能  
言足廢不能用。以腎虛氣厥不至舌下方用熟地黃巴戟天山  
朮黃肉菴蓉石斛炮附子五味子白茯苓石菖蒲遠志肉桂麥  
冬各五分。加生薑五片棗二枚薄荷五葉水一杯半煎八分服  
嘉言引此數方大與金匱所論相反。後人遵其法而多誤。醫學  
梯階譏其駁雜信不誣也。余在宜隸供職著金匱淺註此一證  
稿經三易忽於防已地黃湯證從對面反面處會悞遂不禁拍  
案大呼曰。風爲陽邪爛熟語大有精義。他若陰邪爲病如三生  
飲三因白散黑錫丹等法當關之於中風門外。即如加味六君  
子湯。嘉言註云治四肢不舉屬於脾土虛者。須用此以治其本。

不可加入風藥方用人參白朮茯苓甘草陳皮半夏各一錢麥  
門冬三錢薑三片棗二枚水二杯煎六分加竹瀝一小盞溫服  
口渴者去半夏加葳蕤石膏虛甚不熱者加附子此亦主虛而  
立論或為善後調理之法則可若中風時藉此湯培元氣以勝

邪亦何異於閉門而追寇哉

病有過閉節而為痛者名曰歷節大抵由於肝寸口脈沉而弱沉  
腎先虛而心陽復鬱而起診其兩手寸關尺之肝腎之虛可知  
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為腎弱即為肝也然人身之汗由於心液  
所化汗出入浴水中雖有形之水不能直入而無如水傷心蓋心  
水也外水內火歷節痛而黃汗時出然此非中風故但白歷節  
蓄為濕熱則病成

此言歷節之病明其病因大抵寒鬱其熱究其病源大抵虛致



邪聚也。然汗出入水四字言寒熱互搏不過於最易見者示其  
端。惟善讀易者可以悟其理也。○尤在涇云。此證若非肝腎先  
虛則雖得水氣未必便入筋骨。非水濕內侵則肝腎雖虛未必  
便成歷節。仲景明其委而先溯其源以為歷節多從虛得之也。  
○又云。後水氣篇中云。黃汗之病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  
入得之。合觀二條。知歷節黃汗為同源異流之病。其瘀鬱上焦  
者則為黃汗。其併傷筋骨者則為歷節也。

亦有濕熱在內。因風而成歷節者。難以一言括其病由。惟以飲酒  
汗出當風所致。不個字淺淡言之。人可共曉。然致之則有三。一日  
在胃胃脈取跌陽脈浮而滑。滑本主實。滑則知穀氣之實。然則穀  
之跌陽若。跌陽脈浮而滑。今診其脈滑則其穀氣之實。何以不  
行而實。豈非酒濕先傷之。浮則知其胃汗自出。然則胃何以致熱  
乎。浮為陽象。今診其脈。浮則知其胃汗自出。豈非風搏其濕而

化熱○一日在腎腎脈取之大少陰脈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

乎○豁亦謂之少陰脈若然則風何以得至於少陰○一日肥

為風屈血相搏即疼痛如掣豈非因酒濕挾風乘之乎○盛之人

若盛之人其脈不滑而為瀯小阻滯而濕短氣使而自汗出風濕相

歷節痿不可屈伸然則肥人多濕其筋宜滑今何以驟見瀯小豈

今何以汗出而痿不可忍豈非濕而挾風乎三證此皆飲酒汗出

不同而因濕熱而受風則一可以一言斷之曰此皆飲酒汗出

當風所致

此節節中分三段皆言飲酒汗出當風而成歷節也飲酒主濕

熱而言凡濕熱內盛之人皆以飲酒例之與上節汗出入水俱

宜活看上節拈出水字為例以陰邪鬱其內熱者視諸此也此

節拈出風字為例以陽邪搏其濕熱者視諸此也

上言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等尚諸肢節疼痛脈節之證

未出方茲更申言其虛極之證而補其方既成也

身體尪羸其虛證一望便見而且脚腫如脫氣絕於下頭眩短氣氣虛於上温温欲吐

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氣逆於中此三焦氣血兩虛以

此言肝腎俱虛虛極而營衛三焦亦因之而俱病也徐忠可云

桂枝行陽知芍養陰方中藥品頗多獨挈此三味以名方者以

此證陰陽俱痺也又云欲制其寒則上之斂熱也甚欲治其熱

則下之肝腎已痺故桂芍知附寒熱辛苦並用而各當也

桂枝芍藥知母湯方

桂枝 四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麻黃 附子 各二兩 白朮 知母

防風 各四生薑 五兩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土言因虛而病歷節既出其方治矣而所以致虛之由未言也蓋  
致虛之由不止一端因虛而病不止歷節一證茲請更詳其病由  
兼別其凝似 味過酸則病肝傷筋筋傷則特而緩名曰泄過鹹則  
如飲食間 病腎傷骨骨傷則不能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斷泄者營氣  
而流不通營不衛不獨行營衛俱微蓋營衛者水穀之氣三焦受  
而營衛三焦氣乏無所御四屬失養斷絕由是精微不身體羸瘦  
陰濁全注於下獨足腫大且黃汗出脛常冷濕當風所致不成歷  
節絕無發假令發熱便為歷節也

此承上節肝腎俱虛證而究其致虛之由而推廣言之又以因

瘦

虛成病不發熱者爲癆傷而發熱者爲歷節。同而證則不同也。  
一曰徐忠可云。歷節與黃汗最難辨。觀仲景兩言。假令發熱。便爲  
歷節。似歷節有熱。而黃汗無熱。然仲景叙黃汗。又每日身熱。則  
知黃汗亦可有熱。總無不熱之歷節耳。若黃汗汗出入水中。  
浴歷節亦有由汗出入水。而水傷心。故黃汗汗黃。歷節或亦汗  
黃。則知歷節之汗亦有不黃。總無汗不黃之黃汗耳。若歷節言  
肢節疼。言疼痛如掣。黃汗不言疼痛。則知肢節痛。歷節所獨也。  
若黃汗言渴。言四肢頭面腫。言上焦有寒。其口多涎。言胸中窒  
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而歷節但有足腫。黃汗則知已上  
證皆黃汗所獨也。若是者何也。黃汗歷節皆是濕鬱成熱。遂巡

不色。但歷節之濕，即流關節。黃汗之濕，邪聚膈間，故苦汗發，肢

節痛而歷節，火上焦證也。

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上既言其證，今烏頭湯主之，可補其方以

尤在涇云：此治寒濕歷節之正法也。徐忠可云：病歷節，指足腫

發熱言承上文也。按足腫而膝脛不冷，似可加黃蘗知母。

烏頭湯方 亦治脚氣疼痛不可屈伸

麻黃 芍藥 黃耆 甘草 各三兩

烏頭 五枚 破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 即出烏頭大附子亦可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

知盡服之。

聚 故黃汗無肢



礬石湯治脚氣衝心

礬石 二兩

右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此脚氣外治之方也。前云疼痛不可屈伸以烏頭湯主之。至於衝心重證似難以外法倖功。然衝心是腎水挾脚氣以凌心而礬能却水兼能護心。所以為效。想必以烏頭湯內服後。又以此湯外浸也。

附方 攻岐伯謂中風有四。一曰偏枯。半身不遂。二曰風痺。於身無所痛。四肢不收。三曰風懿。奄忽不知人。四曰風痺。類風

狀。風懿即該中風卒倒內。金匱不重舉。

古今錄驗續命湯治中風痺。身體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

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

諸痺

麻黃 桂枝 甘草 乾薑 石膏 當歸 人參 各三兩

杏仁 四十粒 川芎 五錢

右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溫服一升當小汗薄覆脊憑几坐汗出則愈不汗更服無所禁勿當風并治但伏不得卧欬逆上氣面目浮腫

徐忠可云。痲者痲之別名也。因營衛素虛風入而痲之故外之營衛痲而身體不能自收持。或拘急不得轉側。內之營衛痲而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因從外感來。故以麻黃湯行其營衛。乾薑石膏調其寒熱。而加芎歸參草以養其虛。必得小汗者。使邪仍從表出也。若但伏不得卧。欬逆上氣。面目浮腫。此風入而

痺其胸膈之氣。使肺氣不得通行。獨逆而上攻面目。故亦主之。  
千金三黃湯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  
不欲飲食。

麻黃

五分獨活四分細辛

黃耆

各二分

黃芩

三分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一服小汗出。二服大汗  
出。心熱加大黃二分。腹滿加枳實一枚。氣逆加入參三分。悸加  
牡蠣三分。渴加栝樓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徐忠可云。此風入營衛肢節之間。擾亂既久。因而邪襲腎府。手  
足拘急。陽不運也。百節疼痛。陰不通也。煩熱心亂。熱收於心也。  
惡寒。經日不欲飲食。腎家受邪。不能交心。閉胃也。故以麻黃通

陽開痺而合黃芪以走肌肉。合黃芩以清邪熱。獨活細辛專攻  
腎邪爲主。而心熱腹滿氣逆悸渴及先有寒各立加法。爲邪入  
內者治法之準繩也。

近效術附湯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煖肌補中益精氣

白朮

一兩

附子

一枚半  
炮去皮

甘草

一兩  
炙

右三味剉每五錢七薑五片棗一枚水盞半煎七分去滓日溫  
服

按喻嘉言云經謂內奪而厥則爲風痲仲景見成方中有治外  
感風邪兼治內傷不足者有合經意取其三方以示法程一則  
曰古今錄驗續命湯治營衛素虛而風入者再則曰千金三黃

湯治虛熱內熾而風入者三則曰近效白朮湯治風已久藏脾  
賢兩虛兼諸痲類風狀者學者當會仲景意而於淺深寒熱之  
間以三隅反矣。

崔氏八味丸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

乾地黄

入兩

山茱萸

山藥

各四兩

澤瀉

茯苓

牡丹皮

各三

兩

附子

一枚

桂枝

一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按宜服三錢

按漢之一兩今之三錢。此方附子用一枚計今之法馬重應

一兩此方地黄應用二兩六錢六分山藥山茱萸應用一兩三

錢三分澤瀉茯苓丹皮應用一兩桂枝應用三錢三分附子一

枚應用一兩今人分兩多誤今特核正如若多用照此遞加  
千金越婢加木湯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理開汗大泄厲風  
氣下焦脚弱

麻黃

六兩

石膏

半斤

生薑

二兩

甘草

二兩

白朮

四兩

大棗

十五枚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三服  
惡風加附子一枚炮



金匱要畧淺註卷三

漢張仲景原文

關長樂陳念祖修園著

男元 葛古愚 校字

血痺虛勞病脉證并治第六

問曰血痺之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之人形樂而志苦故骨弱故

肌膚盛然骨弱則不能耐勞重因疲勞則汗出汗後愈卧中不時

動搖加彼微風遂得而之風與血相搏但以血痺人兩手脉本自

微濇一見脉微則知其陽之不足一見脉在寸口以左寸之心

肺至衛也今關上之寸小緊緊為邪微又合各部之微濇可知陽

診其脉也為邪因以阻其陰必得氣通而血

腫

方可循 宜鍼引陽氣令脉和緊去則愈

此言血痺之症由於質虛勞倦列於虛勞之上與他痺須當分

別也

血痺

通脉之

陰陽俱微

前言微濇今言微而不

寸口

在關上亦微

尺中小緊

前言緊在關上之寸口今言緊在尺中非前後矛盾也

而不去故緊又

外證身體不仁

如風痺之狀其實非

黃芪桂枝

五物湯主之

經云陰陽形氣俱不足者勿刺以鍼而調以甘藥茲

也

此節與上節合看其義始條其方即桂枝湯妙節在以芪易草

倍用生薑也

黃芪桂枝五物湯方

黃芪

三兩

芍藥

三兩

桂枝

三兩

生薑

六兩

大棗

十二枚

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虛勞病其機一見於脈則當早治

夫男子平人脈大

為七情色慾過度內損腎精勢將

為勞脈極

虛為飢飽役過度內損脾氣

亦為勞

病者須當治之於早也

此以大虛二脈提出虛勞之大綱意者腎精損則真水不能配

火故脈大脾氣損則穀氣不能內充故脈虛二脈俱曰為者言

其勢之將成也難經云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腎

者益其精未雨綢繆其在斯乎

虛勞病見於脈者尚隱而難窺而微之於色則顯而易見

男子面色

無華薄主精而口渴

及失血

過多亡血卒然之更與喘心不悸更診其脉之浮於外者便知裏之

虛也甚則為真陰失守孤陽無根氣散於外精奪於內之急証可不畏哉

此言望色而得其虛又當察之於脉而定其真虛與否也

男子勞而傷陽脉虛沉弦不關外無寒熱但病短氣裏急小便不利

面色白為陽傷之易見者人可時自見目瞤走有時兼鼻

衄丹田氣海關元等穴少腹滿此為勞而傷使之然勞而傷之

為痛陽而傷使之然勞而傷之為病陰病而虛其脉浮大手足煩

者木火炎盛之際氣浮劇秋冬於內則不外揚而差陰虛而

故陰寒精自出精枯而骨瘦削不能行此為勞而傷男子精虧

氣虧脉浮弱精而脈瀦為得天之稟無子蓋其精氣定清冷

病

此三節首言勞而傷陽。是承第一節脉極虛為勞句來。次言勞而傷陰。是承第一節脉大為勞句來。三言精氣黃虧。本於賦稟。是承第二節脉浮裏虛也。二句來。然陰陽有互根之理。天定勝人。人定亦可勝天。此中調調補救之道。良良功同良相。若熟江湖。經走富貴門者。侍有八仙長壽丸。六八味丸。左右歸丸。人參養榮湯。補中益氣湯。金水六君煎。百花膏。加味歸脾湯。加味逍遙散等之捷徑。不必與言及此也。

以上各證雖有陰陽之殊。而總不外乎一虛。於虛中求一真。面壯當知有精氣神三寶。於精氣神中求一真。救治則惟有桂枝龍骨牡蠣湯一方。謂為失精家之守方。而以上陰陽互見之證。夫腎主中。亦且精氣神之為病。千變萬化。無不總括其中。在下也。夫閉藏肝至失精家。過於疎。後弦急。前陰為宗筋之所聚。陰頭而自寒。疎泄。失精家。過於疎。後弦急。前陰為宗筋之所聚。陰頭而自寒。

亦在其

肝開竅於目。黑水神  
光屬腎。肝腎虛故。

目眩。腎之華在髮。肝藏血。髮  
者血之餘。肝腎虛故。

髮落。以上諸症  
微之於脉。

脉極虛芤遲。

遲為清穀。

芤為亡血。

虛為失精。

然失精家脉  
復不一。苟

脉得諸芤動

微緊。男子

為陰虛。不得  
為之固攝。而

失精。女子

為陰虛。不得  
陽之剛正。而

夢交。

以桂枝龍骨

牡蠣湯主之。

是湯也。伊聖開陰陽造化之微。與小見中  
等方相表裏。用得其法。則頭頭是道矣。

此為陰虛者出其方也。其方看似失精夢交之專方。而實為以

上諸證之總方也。時醫止知桂枝為表藥。龍牡為瀉藥。妄測高

深。皆不讀神農本草經之過也。自夫失精家。至桂枝加龍骨

牡蠣湯止。隱承第一節。脉大為勞。意言虛陽盛。而真陰虛者。故

以脉之浮大。邊為主。而間有沉弦微緊者。仍露出陽衰之象。蓋

以陰根於陽。陰病極則並傷其陽也。故其方以桂枝湯調陰陽。



加龍骨牡利以專游其陰。可知陰虛中又有陰陽之分也。故小註中多以陰陽分析。又按小品云：虛弱浮熱汗出者，此方除桂枝加白薇附子各三分，名曰二加龍骨湯。蓋以桂性升發，非陰虛火亢者所宜。況此證之汗，因虛陽鼓之而外溢，必得白薇之苦寒瀉火，即是養陰。附子之辛熱導火，亦是養陰。功同腎氣丸。但腎氣丸金匱中五見，皆從利小便中而治各證，不若此方之必應曲當也。究之偏於陰虛者宜此，否則原方及小建中等方，陰陽並理，面面周到，可謂入神。唐王焘外臺秘要多用仲師小品方

桂枝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 芍藥

生薑

各三兩

甘草

二兩

龍骨

牡蠣

各三兩

大棗

十二  
按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男元犀按龍者天地之神也龍骨者龍之所脫也海者水之所  
出也牡蠣者海氣之所結也古聖人用此二味絕大議論今入  
以澁止脫四字  
盡之何其淺也

### 天雄散方

天雄三兩 白朮八兩 桂枝六兩 龍骨三兩

右因味杵為散酒服半錢七日三服不知稍增之按天雄藥錄  
無真當以大

附子  
代之

尤在涇云此疑亦後人所附為補陽攝陰之用也。男元犀按  
右註未確先君移於八味腎氣丸方之後而詳註之可謂發前

人所未發

男子平人脉虛弱細微者元陽不足也陽不足則不能衛外而為

不能自喜盜汗也口人年五六十陽氣就衰脉其病脉反大者非

之有餘乃虛痺痿脊背之左行為太陽之經道太陽為諸陽

陽之上亢外張外索腸鳴火熱以勞而上逆則與馬刀生於頸

以勞而外張外索腸鳴痰血相搏而生於膝下為馬刀勞為

則寒動於中而為腸鳴二者相並是名脫氣氣脫則軀

俠瘦者皆為勞得之口脉沉小遲陽氣全虛名脫氣乃空殼

其人疾行則氣竭喘喝盛於外則寒手足逆寒寒盛於腹滿甚則

溇泄食不消化也口脉被輕弦而重大弦則為陽微減大則為外盛

乳減則陽不振為諸寒乳則陰不為中虛虛寒相搏名為革革脉不

弦減乳虛二脉形容之則婦人則不能安半產不能調漏下男子

不易明者明矣見此脉者

胎而

經而

漏下

男子

胎而

經而

漏下

男子

不能則亡血不能滅精則失精

自男子平人脉虛弱微細起至亡血失精止隱承第一節脉極

虛亦為勞意分四小節言虛陰盛而真陽衰者故以脉之沉緊

弦細邊為主而間有芤大者仍現出陰虛之象蓋以陽根於陰

陽病極則並傷其陰也小註中以陰陽分疏即此故也下一節

約其大要以出方再下一節從前方而推進一步再下一節以

陰陽之總根在下舉一少腹一小便以示一隅之舉也

陽虛之論前論頗詳並再虛勞病如元陽之氣則營枯裏急為悸

為其大要而出其方治厥為腹中痛為夢失精如元陽之氣不能外充四肢痠疼為

手足煩熱為咽乾口燥內經云勞者溫之小建中湯主之

又云調以甘味以

此爲陽虛者出其方也。然小建中湯調其陰陽和。其營衛建其中氣。其用甚廣。附錄尤註於後。尤在涇云。此和陰陽調營衛之法也。夫人生之道曰陰曰陽。陰陽和平。百疾不生。若陽病不能與陰和。則陰以其寒獨行。爲裏急。爲腹中痛。而實非陰之盛也。陰病不能與陽和。則陽以其熱獨行。爲手足煩熱。爲咽乾口燥。而實非陽之熾也。疎者以寒攻熱。以熱攻寒。寒內賊。其病益甚。惟以辛甘苦甘和合。成劑。調之使和。則陽就於陰。而寒以溫陰。就於陽。而熱以和。醫之所以貴識其大要也。豈徒云寒可治熱。熱可治寒而已哉。或問和陰陽調營衛是矣。而必以建中者何也。曰中者脾胃也。營衛生成於水穀。而水穀轉輸於脾胃。故

中氣立則營衛流行而不失其和。又中者四運之軸而陰陽之機也。故中氣立則陰陽相循如環無端而不極於偏。是方甘與辛合而生陽。苦得甘助而生陰。陽相陰生。中氣自立。是故求陰陽之和必於中氣。求中氣必由氣之立者。必以建中也。○徐忠可云。勞字從火。未有勞症而不發熱者也。又勞字從力。以火能蝕氣。未有勞症而力不疲者也。人身中不過陰陽血氣四字。氣熱則陽盛。血熱則陰盛。然非真盛也。真盛則爲氣血方剛。而壯健無病矣。惟陰不能與陽和。陽不能與陰和。故變生。以上數節所列之證。陰陽中更有陰陽之分。熱寒互見。醫者當如堪輿家按羅經以定子午。則各向之宜忌。以及兼偏之可否。無不可按。



沃而法行矣。至於亡血失精。陰虛陽虛。皆有之者。陰極能生熱也。故見脈在浮大邊。即當知陰不能維陽。腎爲陰之主。務交其心腎而精血自足。見脈在細小邊。即當知陽不能勝陰。脾爲陽之主。即補其中氣而三陽自泰。故仲景特拈此二大扇以爲後人治虛勞之準。至陰虛熱極而燥。此虛勞之壞證也。朱奉議叙出滋陰一法。授庸醫以耽延時日。依阿附和之術。大失治虛勞正法。後人見滋陰亦有愈者。乃用參不用參。聚訟不已。豈知仲景以行陽固陰爲主。而補中安腎分別用之。不專恃參。不專滋陰。爲恢恢遊刃也哉。

按陽虛陰虛。古人亦有是說。而朱紫之最混者。禱立齋倡之。張

景岳和之。至於今止。知多寒者。可施者。尤薑附等。為陽虛。多熱者。可施地冬歸芍等。為陰虛。而斯道掃地盡矣。余於前註。亦以陰虛陽虛分析。然而裏急腹中痛。四肢痠疼。手足煩熱。脾虛也。悸心虛也。衄肝虛也。男元犀按。血從清道出。為鼻衄。從濁道出。為吐血。下溢為便血。統屬於衝任督之脈。為病以衝任督之脈。皆麗於肝也。失精腎虛也。咽乾口燥肺虛也。五臟皆屬於陰。故謂為陰虛之病。然內經云。脾為陰中之至陰。又云。陰病治陽。故必先以溫藥建其脾土。而五臟皆循環而受益。謂為陽虛。蓋以陰之失陽而虛也。男元犀按。此註又從前註深一層立論。陰虛陽虛分解。猶是為中人以上說。

小建中湯方

桂枝

三兩

甘草

二兩

芍藥

六兩

生薑

三兩

飴糖

一斤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

一升，日三服。

虛勞裏

虛以及眩悸喘喝諸證不足相因而  
脈急失精亡血腹痛諸之不足至以

黃芪建中湯主之。

此一節即前節之證，前節之方而推廣言之也。

○尤在涇云：裏急者，裏虛脈急，腹中當引痛也。諸不足者，陰陽諸脈並俱不足而眩悸喘曷失精亡血等症，相因而至也。急者緩之，必以甘。不足者，補之，必以溫。而充虛寒空，則黃芪尤有專長也。

黃芪建中湯方即小建中湯內加黃芪一兩半餘依上法口氣短

胸滿者加生薑腹滿者去棗加茯苓一兩半及療肺虛損不足補

氣如半夏三兩按氣短何以不加入參胸滿何以不加枳皮而俱

而生以去化者氣化猶為思議可及而去者恐寒之甘能壅滯

乎何以飴糖甘草之大甘而不去乎又何以療及肺虛損不足乎

補氣如半夏更為匪髮所思今之醫師請各陳其所見

虛勞醫痛為腎氣虛而不行小腹痛急小便不利者為膀胱之氣虛而不化以八味腎

氣丸主之

此補言下焦之證治也八味腎氣丸為溫腎化氣之良方若小

便多者大為禁劑自王太僕著元和經極贊其功然用者頗少

至薛立齋以之統治百病趙養葵之醫貫奉為神丹李士材張

俱

景岳因之以治本一說文其模糊兩可之術誤人不少。又按金匱於桂枝龍骨牡利湯後。突出天雄散一方。與前後文不相連貫。論中並無一言及之。以致各註家疑爲後人所附。而不知此方絕大議論。方中白朮爲補脾聖藥。最得土旺生金。水源不竭。納穀者昌。精生於穀之義。且又得桂枝化太陽之水。腑天雄溫少陰之水。藏水哉。水哉。其體本靜。而川流不息者。氣之動。火之用也。更佐以龍骨者。蓋以龍屬陽。而宅於水。同氣相求。可以歛納散漫之火。而归根。以成陰陽平秘之道。金匱於虛勞證。窮到陰陽之總根。而歸之於腎。曰腰痛。曰小腹拘急。曰小便不利。畧拈數證。以爲隅之舉。恐八味腎氣丸之力量不及。又立此方。

誠為煉石補天手段。其證治方旨。俱未發明者。即內經禁之方。意重其道而不輕減也歟。

八味腎氣丸方

見婦人雜病

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之。

此方虛勞內外皆見不足不止。上節所謂裏急諸不也。不足者補之前有建中黃芪建中等法。又合之桂枝加朮等法。似無剩義。然諸方補虛則有餘。去風則不足。凡人初患傷風。往往不

以為意久。則邪氣漸微。亦或自愈。第恐既愈之後。餘邪未淨。與正氣混為一家。或偶有發熱。偶有盜汗。偶有咳嗽等證。婦人經產之後。尤易招風。凡此皆為虛勞之根蒂。治者不可着意補虛。



又不可着意去風若補散兼用亦駁雜而滋弊惟此丸探其氣

味化合所以然之妙故取效如神

### 薯蕷丸方

薯蕷三十分 人參 七分 白朮 六分 茯苓 五分 甘草 二十分 當歸 十分

芍藥 六分 白飲 二分 芎藭 六分 麥冬 六分 阿膠 七分 乾薑 三分

大棗 百枚 桔梗 五分 杏仁 六分 桂枝 十分 防風 六分 神麩 十分

柴胡 五分 豆黃卷 十分 乾地黄 十分

右二十味末之煉蜜為丸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二九百丸

為劑 心火

虛勞常見

症

又有一種火熾盛實由肝鬱而成水能生火火盛則肝克虛勞  
不去此虛勞見之症亦虛勞常有之症故特為之分別日

虛煩不得眠以酸棗仁湯主之

此以挾火不眠者。另作一節。上承風氣。下起瘀血。如制義之  
小過度法。行文之變換如此。

# 酸棗仁湯方

酸棗仁 二升 甘草 一兩 知母 茯苓 各二兩 芎藭 一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氣血。肉骨筋勞。傷名爲五勞。五勞虛極。身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傷在脾胃故也。原其受傷之因。  
或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肌傷。勞傷。以經絡管衛氣傷。勞熱。煎熬。內有。

有乾血氣

肌膚不自

如鱗甲

之錯

日得血而能

兩目黯黑

九裏急由於

乾血者以法

緩

其中

是脈由於乾

補其虛

其法

維何

大黃廬虫丸主之

尤在淫云虛勞證有挾外邪者如上所謂風氣百疾是也有挾

瘀鬱者則此所謂五勞諸傷內有乾血者是也夫風氣不去則

足以賊正氣而生長不榮乾血不去則足以留新血而滲灌不

周故去之不可不早也此方潤以濡其乾虫以動其瘀通以去

其閉而仍以地黃芍藥甘草和其虛攻血而不專主於血一如

著黃丸之去風而不著意於風也喻氏曰此世俗所稱乾血勞

之良治也血瘀於內手足脈相失者宜之兼人瓊玉膏補潤之

劑尤妙

大黃蠱虫丸方

大黃

十分

黃芩

二兩

甘草

三兩

桃仁

二升

杏仁

二升

芍藥

四兩

乾地黄

十兩

乾漆

一兩

蠱虫

一升

水蛭

百枚

蛭螭

百枚

蠱虫

半升

右十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酒服五九日三服

按諸虫取其蠕動取

平

血今藥舖不脩闕之亦可惟蟲豕水啞必不可缺。醫者必預有蓄於平日。否則倉卒難覓矣。乾漆宜妙至烟盡或以川三七之

愚按金匱治虛勞證。通篇分兩截看。上半篇言病之自內而出。以陰陽二證為兩扇。間有陰陽二證之互見者。為陰陽互根之道。論中用不神妙。須當細心。体会村孝師談制義。謂為羅紋。而漢文早已脩其法耳。下半篇言病之自外而來。以風氣百疾。勞傷血瘀二證。分為兩扇。蓋以風氣不去。則正氣日衰。瘀血不

去則新血不生。久則致成勞證。風氣固自外而來。而血瘀證雖在於內。而火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名爲五勞。大飽傷脾。大怒氣逆傷肝。強力舉重坐<sub>濕</sub>地傷腎。形寒飲冷傷肺。憂愁思慮傷心。風雨寒暑傷形。大怒恐懼不節傷志。名爲七傷。金匱止云。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餓飽傷。勞傷。六者詳畧稍異。而大旨則同。蓋以勞與傷。皆由外及內。以致內有乾血。外形甲錯等證。此上下截四扇。爲勞證之大綱也。中間以虛煩不得眠證。另叙作一小頓。行文變換。非大作家不能領全。至於附子干金翼補丸。先生炙甘草湯一方。爲熱極而燥者。指出救陰滋養之中。必用薑桂大辛。以鼓其氣。氣之所至。水亦至。

馬肘後方補入先生獼肝散一方。為治極成勞者。指出陰邪依附之患。必得獼肝應月而增減。正陰得位而陰邪化焉。此二證時。醫一目為百日勞。一目為勞瘵。病萬死中猶尋出一綫生路。古聖賢濟人無已之心。數千年來無一人發揮得出。誠一大可恨事。附方

千金翼灸甘草湯。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脉結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草 四兩 桂枝 各三兩 生薑 各三兩 麥冬 辛升 麻仁 半升 人參 阿膠  
各二 兩 大棗 二十枚 生地黃 一斤

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升取三升去滓內膠消盡溫



服一升日三服

肘後獺肝散治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獺肝一具炙乾末之

水服方寸七日三服

按獺肉性寒惟肝獨溫所以治能冷勞

徐忠可云勞無不熱而獨言冷者陰寒之氣與邪爲類故邪技寒入肝而搏其魂氣使少陽無權生生氣絕故無不死又邪氣依正氣而爲病藥力不易及故難愈獺者陰獸也其肝獨應月而增減是得太陰之正肝與肝爲類故以此治冷勞邪遇正而化也獺肉皆寒惟肝性獨溫故尤宜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總屬陰邪須以正陰化之耳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脉證治第七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熱病欬因欬而為肺痿肺癰之病從何得之師曰

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

利重亡津液肺虛且熱故得之曰寸口脈數數則為熱熱宜口乾乃其大欬口中

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肺病則津液不能布化停貯胸中得熱

乾者自乾唾者自唾愈唾愈乾者所以成為肺痿之病若口中不吐濁唾涎沫而辟

辟作空響燥欬動其癰即胸中隱隱作痛脈反滑數此為肺癰

欬唾膿血肺癰之所以別乎肺痿如此然二證皆以屬於熱故其脈皆數須知則虛者為肺痿脈數

而實者為肺癰實即滑也此肺痿肺癰之辨也

此言肺痿肺癰一出於熱但有虛實之分痿者萎也如草木之

萎而不榮為津涸而肺焦也癰者壅也如土之壅而不通為熱

聚而肺癘也。口肺痿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肺癘則口中辟辟燥

二證似當以此分別然此下肺癘條亦云其人欬咽燥不渴多

涎濁涎則肺痿肺癘二證多同惟胸中痛脈數滑唾膿血則肺

癘所獨也然又有可疑者此言肺癘脈滑滑者實也下條又言

脈微而數何其相反乃爾乎而不知滑數者已成而邪盛微數

者初起而火伏二說相為表裏也

問曰肺癘病必欬逆方其未見脈之何以知此為肺癘當有膿血

於既吐之後則死其脈何類師曰肺癘既成則數滑當寸口脈微

而數蓋風脈多浮而此為熱伏於肺風一人則微則為風熱為病

數脈則為見出本熱微為風風散則汗出數為熱而外反惡寒風中



此另提出上氣分二小節因歷虛實以定生死也前人謂肺屬  
由風風性上行而上氣其實不必拘泥肺痿肺癰欬嗽上氣師  
合為一篇大有深意合之可也分之亦可也

肺不用痰其飲食滯溢之精氣不能散吐涎沫且邪氣而不欬者

痿則其頑其人以涎沫不覺渴未溺必自遺尿溺小便短而數所

以然者以上焦虛不能制約下焦之故也此為肺中冷蓋肺痿皆

以忽言其冷然冷與寒迥別謂得氣則熱不得氣則冷即時必眩

俗冷淡冷落之說也肺為氣主氣虛不能自持於上則頭而惡寒

氣虛不能統多涎唾宜甘草乾薑湯以溫之經云肺喜溫而惡寒

可知溫則潤寒則燥之理也且此方辛甘合而化陽大補若服此  
肺氣氣之所至津亦至焉若草木之得雨露而痿者擬矣  
湯而渴者屬消渴之不在此例也

此申言肺痿證多由肺冷而出其正治之方也諸家於冷字錯認為寒故詮解皆誤。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

四兩

乾薑

二兩

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上**

氣有欬與不欬之分不欬者止是風欬而上氣

水與氣相觸聲在喉中

邪上逆欬者內有水氣外有風邪也若

連連不絕作

水雞聲以射干麻黃湯主之

此言欬而上氣而出一散邪下水之方也。徐忠可云凡欬之

上氣者皆有邪也其喉中水雞聲乃痰為火所吸不得下然火

乃風所生水從風戰而作聲耳夫水為潤下之物何以逆上作



聲余見近來按火確者以火入餅罨人患處立將內寒吸起  
是力始悟火性上行火聚於上氣吸於下勢不容已上氣水聲亦  
是此理此非瀉肺邪何以愈之故治此以射干為上自前次之  
能開結下水也

射干麻黃湯

射干三兩麻黃

生薑

各四兩

細辛

紫苑

款冬花

各三兩

大棗

七枚半夏

半升

五味

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

升分溫再服

逆上氣時時吐

痰而

濁但坐不得眠

視水雞聲而更甚宜

集

葵九主之

此承上節而言欬而吐濁坐而不眠之劇證而出一權宜暫用  
之方也。

皂莢丸方

皂莢入兩刮去  
皮酥炙

右一味末之密丸梧子大以棗膏和湯服三九日三夜一服

上氣不欬既言之矣欬而上氣亦言之頗詳矣更有欬而脉浮

者為風寒病之在外也厚朴麻黃湯主之為痰飲病之在裏也痰飲

宜蕩滌以澤溼湯主之

此言欬而不上氣者不詳見證但以脉之浮沉而異其治也

徐忠可曰。欬而脉浮。則表邪居多。但此非在經之表。乃邪在肺家氣分之表也。故於小青龍去桂芍草三味。而加厚朴以下氣。石膏以清熱。小麥以輯心火而安胃。若欬而脉沉。則裏邪居多。但此非在腹之裡。乃邪在肺家榮分之裏也。故君澤漆降肺氣。補腎氣以充腑氣。且邪在榮。澤漆兼能調榮也。紫苑能保肺。白前能開結。桂枝能行陽散邪。故以為佐。若餘藥即小柴胡去柴胡大棗。和鮮其膈氣而已。按澤漆壯腎陰充府氣。非用之破血行水矣。

厚朴麻黃湯方

厚朴 五兩 麻黃 四兩 石膏 如雞子大 杏仁 半升 半夏 半升 乾薑 半升 細辛

各二兩 小麥 一升 五味 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温

服一升日三服

澤漆湯方

半夏

半升

紫參

一本作紫苑

生薑

白前

各五兩

甘草

人參

黃芩

兩

桂枝

各三兩

澤漆

三升以東洗水五斗者取一斗五升

右九味咬咀內澤漆湯中煮取五升温服五合至夜盡

上氣不效。上言正為邪奪者不治。邪盛而正不虛者宜發汗矣。然此特為外邪而言也。更有虛火燥金與風邪挾飲而上逆者。絕不相類。當另分。火逆上氣。無效。逆吐痰水。咽喉相碍。而不爽利。宜止其名曰火逆。以逆下氣。

麥門冬湯主之

此言火逆證而論其方也。此證絕無外邪亦無欬嗽故用人參。否則人參必不可姑試也。

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七升半夏一升人參

甘草各二兩粳米三合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才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肺癰

在將成未成之初邪氣盡壅於肺喘不得卧

以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此言肺癰始萌病勢漸進當以此方乘其未集而擊之也。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

葶藶

熱令黃色搗丸如彈子大

大棗

十二枚

右先以水三升煮棗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煮取一升頓服

肺癰已成上已詳言其證矣。欬而胸滿振寒脉數咽乾不渴時出

今且撮舉其要而出其方。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此為肺癰但肺癰未成膿實邪也

今既成膿則桔梗湯之解肺毒王之為虛邪當以排擊者故藥不嫌輕耳

尤在涇云此條見證具如前第二條所云乃肺癰之的證也此

病為風熱所壅故以桔梗開之熱聚則成毒故以甘草解之而

甘倍於苦其力似乎太緩意者癰膿已成正傷毒潰之時有非

峻劑所可排擊者故藥不嫌輕耳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甘草二兩

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則吐膿血也



欬而上氣上既詳其證矣又有外邪欬而上氣此病何以爲肺脹  
內飲填塞肺中而爲脹者自當另看診脈浮則知其風  
蓋其人喘目笑如脫之狀其脈浮若浮而且大者則知其風

可乘於肺以

越婢加半夏湯主之

一此詳肺脹證而出其正治之方也

越婢加半夏湯方

麻黃六兩石膏半斤生薑三大棗十二枚甘草二兩半夏半升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

服

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

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心下有水。欬而上氣。以小青龍湯為的劑。然煩躁。則挾有熱邪。故加石膏。參用大青龍之例。寒溫並進。兩不相碍。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

麻黃 芍藥 桂枝 細辛 乾薑 各三兩 甘草 三兩 五味

半夏 名平升 石膏 二兩 按宜生用 研末加倍用之方效

有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強人服

一升。羸者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

附方

外薑炙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方見虛勞

千金甘草湯

甘草一味以水二升煮減半分溫三服

千金生薑甘草湯治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生薑五兩人參三兩甘草四兩大棗十二枚

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二兩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皂莢一枚去皮子炙焦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尤在涇云已上諸方俱用辛甘溫藥以肺既枯痿非濕劑可

滋者必生氣行氣以致其津蓋津生於氣氣至則津亦至也又

方下但云吐涎沫多不止則非無津液也乃有津液而不能收攝分布也故非辛甘溫藥不可加皂莢者兼有濁痰也

外臺桔梗白散治欬而胸滿振寒脉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

桔梗 貝母 各三兩 巴豆 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右三味為散強人飲服半錢七贏者減之病在膈上者吐膿在膈下者瀉出若下多不止飲冷水一杯則定

千金葶藶湯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為肺癰

葶藶 二升 薏苡仁 半斤 桃仁 五十粒 麻子 半斤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葶藶得五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服

一升再服當吐如膿

尤在涇云此方具下熱散結通瘀之力而重不傷峻緩不傷懈可以補桔梗湯桔梗白散二方之偏亦良法也

葶藶大棗瀉肺湯治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

聞香臭酸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方見上三日一劑可至三四劑先服小青龍湯一劑乃進

尤在涇云此方原治肺癰喘不得卧此兼面目浮腫鼻塞清涕

則肺有表邪宜散故先服小青龍一劑乃進○又云肺癰諸方

其於治效各有專長如葶藶大棗用治癰之始萌而未成者所

謂乘其未集而擊之也其葶藶湯則因其亂而逐之者耳桔梗

湯剿撫兼行而意在於撫洵為王者之師桔梗白散則搗堅之

銳帥也。死而觀之。審而行之。庶幾各當。而無誤矣。

金匱要畧淺註卷三終

